







強不若涼。魏既滅夏，何有二國用兵之道？先近而後遠，先難而後易，蓋以赫連為建瓚也。蒙遜包禍滅親，勃凶殘害物，揆以天道，災當及身。然物情之所惡，敵國之所畏也。兩人不死，統萬十仞之城，姑臧水草之地，魏事理固然反應天助魏意，敢騁其車轍乎？赫連定合燼於平涼，沮渠無諱跳迹於鄯善，餘兵再奮，僅支歲月，即灑涕陰檠，奉表建康，終於老病誅死，安能復反故國哉。

### 魏滅北涼

以二人形出蒙遜

西秦之乾歸弒於公府南梁之傳檀鳩於熾磬，兩人雄霸啟國，不免凶終。窮兵厚亡，自貽其毒，抑悖惡未若大沮渠蒙遜甚也。蒙遜殺兄弒君，鷓跄河西，淫息忍戮，閨庭無禮，新臺之變，關人王懷祖擊之，傷足不死。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竟保考終，享年六十六，在偽位者三十三年，其得天幸，又過馮跋，豈惡積滅身於夷狄，獨不信歟？遜孫病死，菩提幼弱，乃立牧犍，固謂好學稚量，國人所悅，成君以後，何其淫逞也。慕容垂之立寶，慕容德之立超，咸采譽青宮，馳聲風表，一當大位，即喪身殞國，為世僂笑。牧犍器性遠謝寶超，加以蒙遜貽謀，不辨男女，姊妹受術於沙門，李氏傳嬖於宮掖，朋行淫佚，甯復知恥。魏太武與涼和親，日夜謀西略，蒙遜存時，嫌釁已見，牧犍無道，適授以名，大師親征，聲罪十二，姑臧城潰，面縛來降，燉煌老父之書，帶石七年之讖，期數不爽。又應前不信句意，未可謂無天也。李順初使於涼，歸告魏主，言其可圖，金寶入懷，巧言沮計，崔浩厲詞折之，伊截請主決討水草。

魏明於用兵之勢

落句緊捷

先說疑案

孫軌日段 蒙遜弒日 業竊據河 西荒淫猜 虐牧徒繼 之不改其 境魏師壓 境國亡不 誼猶於成 臣列於貴 賜樂於魏 武威幾毒 於涼彼仇 婦也視仇 魯生未幾 皆罪狀涼 生微特涼 入魏說蓋



其人固明  
但非合  
出不能枯

據執升日  
緣次楊氏  
自難當廢  
保之致  
息兵戈不  
守仇池失  
然為昭  
說保宗閉  
險自固而  
事勢已無  
及通實據  
用筆則虛  
岩則虛點

豐饒軍行告捷順後伏誅貪人罰均矣。牧犍依樓魏朝。猶以武威公主之戚。齒列貴臣。未幾賜死。女與母爵。或

疑太武好殺不仁。然禿髮儁檀之女。不嘗為秦王熾馨后乎。儁檀困敗歸秦。父子俱死。彼恃婚姻而來。身即死

於婚姻。牧犍於魏。又何可託也。西秦暮末之逼於蒙遜也。不得已而臣魏。魏遣庫結迎之。吉毗止其內徙。為夏

所殺。北燕馮弘與魏戰數困。楊增勸弘速遣太子入侍。魏不從而請迎於高麗王璉。遂死北豐。秦燕之主。殞首

他國者。以不入魏也。牧犍入魏而復死。魏何以勸來者乎。大國方奮殺降之威。亡王尚覬議親之典。天下所以

共笑其愚也。

### 魏平仇池

引宋書說起

沈約言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疆徼。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燾之捷。搆圍涪之釁。齊之

皇宣定命先驅。致屈南城。全盛萬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使濁水靡旗。蘭阜失險。功烈盛矣。斯蓋謂楊難當助

司馬飛龍為亂。連年南寇。規有蜀土。而深美蕭思話。蕭承之與裴方明。劉真道之能。莫平也。氏楊標忽見於漢

晉苻堅克楊纂。徙戶闕中空。百頃地。楊佛奴。楊佛狗。皆宋奴子也。宋奴以殺楊初。被誅二子。奔堅。堅以女妻佛

奴子。定苻氏之亂。定感恩盡力。堅死奔隴右。後殺於乞伏。乾歸無子。佛狗子盛。統事。遂有漢中地。定不負君盛

不辱兄。亦荒服之賢師也。盛素稱藩於晉。宋武帝受禪。封為武都王。盛承奉晉義熙年號。臨沒語其子玄曰。吾

國亡不知

婚姻亦復何有

又引二

真大愚不解

叙楊氏事

賀美楊氏二子

孫執升曰  
災祥之生  
習則生厭  
賦而益術  
久論可垂  
不名朽

年已老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玄承命始用元嘉正朔善於待士流舊懷德保境令終誠稱善守玄死欲以  
 其國授弟難當難當固辭奉立保宗感於妻言廢之自立流人生變遽失蕃禮虔劉巴蜀喪地奔魏跡其侈心  
 將思吞黑水傾井絡而併仇池之不保狡戎猾夏安在其有利也思話平涼州時難當奉表謝罪亦云臣歷代  
 守蕃世荷殊寵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託妖妄毀成功乃甘言上騰而控弦復發何以明忠信於朝廷  
 乎姚氏勸難當自立固謂國險立長反事孺子非久計今亡仇池者長君也煽妻鳴雌甯足信哉楊保宗歸魏  
 尚公主其弟文德說之叛公主亦為決計欲為國母而恥縣主也志大於熾馨王后死賢於沮渠昭儀是亦難  
 當妻之流而懷望不遂者乎

結得有韻致

結難當自立案

### 劉裕篡晉

宋武性不信奇怪既貴史官審問微時符瑞拒而不答及不豫羣臣請禱上下神祇謝弗應其豁達大度亦沛  
 公匹也然竹林龍章新洲杵臼史書誑耀甚於赤帝孔恭占其基地非常帝心內喜羣叟相而言中用領軍佐  
 不負信桐葉迨受禪勸進言天文符應者數十駱達釋法稱辭論尤鑿若劉季卯金光武赤符持之有故凡人  
 貧賤好奇異富貴惡不祥始所慕悅冀感世眾久而厭之即謂近巫鬼不可示子孫則絕口不欲言常情然也  
 帝令王韶之弒晉安帝於東堂其時可以郊壇即位又遲不取復立恭帝廢而弒之一人弒二主其情不忤謂

徹人情之言

徹住不信奇怪意

先用揚筆

殊異豁達之見

孫執升曰 兵以義動 樂非道險 皆危欲也 崔潔意不 憤憂義在 為魏布義 宋而徐初 非危江南 地也即子 敬之於於 秦亦皆為 其國長計 遠慮何正 統之念在 其人所懷 文一人胸 有此一覺 妙論不覺 因事抒寫 為不易之

應昌明二帝之讖夫大逆不再再則有變亂臣賊子猶震而懼焉王莽弑平帝不殺孺子嬰司馬昭弑高貴鄉公其子炎不殺陳留王璜宋武效而甚之竟以安恭厭讖芒刃再見欲後昆長世難矣劉毅與諸葛長民帝所忌也司馬休之晉宗室之强者也毅敗於王鎮惡長民死於丁旰休之為胡潘所逐北走入秦奸雄之盜人國也去其異己傷人本枝然後以次及君帝蓋工其術者也漢高用兵久善殺功臣宋武久習兵則善弑人主兵不可試如是夫

元魏寇宋

宋高祖歿魏主議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固諫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宗愛弑太武帝更謀北伐何偃止之即師出皆無功信哉乘人之危迫人於險中國不能得志於夷狄夷狄不能得志於中國一也晉文公卒將殯曲沃秦穆公潛師軼之蹇叔哭而送其子後有嗜之敗伐喪不仁自古記之崔浩勸魏主弔祭宋祖存孤恤災使

敵國相持此義固不可不知

義聲布天下江南不攻自服雖明世變識時務亦據經行仁之篤論也魯肅輔孫權議絕曹操而與蜀和王猛相苻堅臨終戒無伐晉賢者在人國不愛小義不就小名所持者天下之是萬世之安而已矣肅不事漢而事權猛不事晉而事堅適當其會為知己用耳江漢朝宗天王河陽未嘗一月忘也崔浩智同子房臣於佛狸伐宋之役每進格論義存止戈其亦心魯肅王猛之心乎竺夔保東陽叔孫建攻之不下奚斤等環圍虎牢毛德

絕大議論

一人心在王室

結引事意

宋之役每進格論義存止戈其亦心魯肅王猛之心乎竺夔保東陽叔孫建攻之不下奚斤等環圍虎牢毛德

謂之不可更  
語於冰起  
宋魏並起  
用閭作收  
結得淡遠  
中明正論  
皆有世大  
道之幅無  
多更爲求  
然之見  
孫執升日  
營陽廢死  
顧命諸人  
罪誠莫過  
通篇只起  
手非得已  
句略放鬆  
五步以罷  
斷段皆詞  
斷無怨詞  
蓋愛在武  
教過親親  
帝若身親  
父遺而親  
以有過誅  
戮乃其口  
取文辭自  
舌能辭口  
厭能乎語  
人紛粉不  
以形其滿

祖誓以死守宋雖挫折魏亦殺傷攻城不如略地浩言中矣毛德祖患公孫表權略縱反問於奚斤魏主殺表後文帝以其術問王慧龍主弗問也勞以璽書問術之難行也一而疑再而不信君子以是益悲范增之不遇也

徐傅廢立

宋武帝年踰不惑始生少帝晚而有子愛且過甚遂至失教敗德臨喪不哀遊戲無度徐羨之傅亮謝晦與檀道濟同被顧命憂念國家計圖黜昏於是少帝夕寢龍舟朝出京闈迹雖不順非得已也然必使邢安泰弑之

悖矣羨之等謀廢少帝復惡義真當次先列其罪徙降庶人少帝既弑禍心未已又殺義真武皇陵土未乾二

子相繼剿戮伊尹桐宮豈若是乎傅亮迎文帝東下引見之日帝問義真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即自度不免晉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納晉惠公惠公殺之謂其難乎為君羨之等罪不啻克三年始死伏劍已晚史

言乎世路屯險著演慎論少帝失德感蛾成賦初奉大駕道路賦詩言有懼心既知傾覆無由求退作辛有

穆生諸贊稱其見微即彼知幾甯讓傅迪然有君而賊之君可無死而死之其臣實甚於上何尤古者危篡之

臣篡成則王不成則族舉事之始非不日與死鄰也明知必死故一為之冀其職成是以佐理卿相生匪僻之

心少主鎖籠確塗炭之禍李斯不斬虜降不思上蔡凡人寵極而危者皆然其身為弑而欲以功名終者尤未

再說事實  
此是禍本  
特寬徐傅一步  
難逃弑君之罪  
古今多此事  
功名豈試逆所居

聞也。基與晦同死。臨刑為連句詩有橫海垂天之悲。晦續以保退無力。太行難陟。不怨身謀而傷世俗。亦文人自文其愚也。

### 彭城王專政

彭城本實自好

義康聰識過人。長於政事。歷方任。領朝權。號稱強敏。又性友悌。文帝病虛勞。入侍湯藥。飲食親嘗。以進。彌日忘

寢。夫以國體之材。篤具爾之威。周旋帝側。內外無忌。即終身令名。為漢東平可也。迺劉湛傾危。范曄造亂。胡誕

世弄兵。豫章奉以為名。遂至促命。向者寵榮適為禍。刃然瑕聲所出。義康實不與聞。人啟其隙。而身當其患。則

謂之何。劉湛為殷景仁所引。同被時遇。即傾景仁欲自尊。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附麗為羣。共謀推戴。凡

小人日夜指天日出。心腹者豈為義康計。長久哉。苟幸成事。取富貴足矣。帝常疾篤。義康流涕感然。以幼主為

懷。胤秀等即圖訪舊事。議立弟。彼蓋謂介弟執政。聲勢已極。所不足者天子耳。不知其坦懷憂思。係心本朝也。

孔熙先感義康救父之德。力懷報效。嗚呼。欲忠於文帝。莫若勸以敦睦。欲忠於義康。莫若勸以止足。熙先不念

張約扶令育之讜言。而計出於羊勝。公孫詭。何其悖也。范曄酒狂。善琵琶。豐妓妾。薄父母。門胄雖華。物望不及

熙先。輕屬以大事。又所往來者。法略道人。法靜尼之徒。細人傳言。妄窺禁密。即欲不敗。其道無繇。睦等既死。義

康益危。蓋骨肉覺生。事迹章著。聞義康者。義康猶得誅之。奉義康者。義康即不與其謀。不能百口明也。豫章兵

孫執升日。彭城未嘗。為殺由諸。人之素也。但彭城之。無學術。詎其。所引用。險阻。廷則孔胤。劉湛。秀則孔胤。章則孔胤。孔胤。再則孔胤。前則孔胤。擊則孔胤。禍則孔胤。支則孔胤。形則孔胤。於則孔胤。特則孔胤。借則孔胤。宥則孔胤。成則孔胤。之稱。則論。

康益危。蓋骨肉覺生。事迹章著。聞義康者。義康猶得誅之。奉義康者。義康即不與其謀。不能百口明也。豫章兵



孫外執事曰  
闕帥有為急  
擇文所有大  
宋人故兵任  
非而所出託  
雖屢出託託  
無成不託託  
中原之託託  
不可圖而託  
但言其將道  
之失其任道  
駕論本之道

起魏師再至帝慮義康甚於敵國掩被冤酷其何以免義康素賤文義厭袁淑才語及徙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始廢書長歎夫處盛貴形迹之嫌居高畏託足之眾尊親如義康猶然下者可知已

宋文圖恢復

文帝元嘉七年興師北伐魏礪礪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諸軍色喜王仲德獨憂其河冰既合必復南

來既姚聳夫敗於安頡到彥之聞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檀道濟師捷高梁亭猶以

食絕還旃蕭思話劉振之等望風引却敗降相屬然後遣使通幣折而求和策已下矣元嘉政令鮮失佛狸亦

性不好殺十餘年間邊境無事不可言兵乃王玄謨獻策用師袁淑進諛封禪帝又無故開兵南竟徐兗豫青

冀六州無日不戰遂至郡縣赤地春燕巢林前鑿不脩後禍彌酷齊桓復九世之讎漢武洗白登之辱不聞如

是顛覆也龐季明七十老人身入長安招合夷夏關中豪傑四山羌胡遙起應命柳元景進克陝城薛安都斬

其將張是連提王旗北指眾呼萬歲由此戰勝而言文帝經略中原非迂也王玄謨既敗遽合元景等遣使劉

康祖戰死王羅漢被擒失策之中又有失焉兩軍得失決機將帥千里轉戰事不由中帝志存河南而不知擇

帥將出凶門而責以君命何異放跋犬逐狡兔驅駿馬而繫其足也即玄謨初出兵時魏王賈德棄礪礪避申

元吉張淮之棄樂安避崔猛宋兵方銳魏所震也玄謨頓刃滑臺貪愎好殺不緩河洛歸民而征求梨布將成

至此遂無可支

本為尊親致警

俱有先見

再提筆申說

不得藉口

放縱一筆

此用兵所當知

所失在此

此則為將之失

由茲默在○近又左不送信已武甚其弒子乃易城內閣  
逆篇延○篇而何右測至任出感矣專二殺至於社庭尹執  
之末之首愈諸以御則生邪以自太為則王太為常邀供  
緣恨緘責請

之功墮於一旦蕭斌欲奮刀斬之宜矣檀道濟歸廷尉魏人不憚吳子裴方明有仇池功而死佛狸遺書嘗笑  
大帥一跌數世不復師貴丈人惡小子彼江湛徐湛之皆不足語此也

### 宗愛逆節

宗愛不知所繇來以罪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魏太武聰明威靈夷狄賢主獨信任愛爵郡公齊桓公尊管  
可為類鑒  
仲不能遠豎刁其後五子爭立尸蟲出戶君子見微知著惕然堅冰魏主之禍伏於正平元年賢如崔浩高允  
不聞諫諍殿廷斥愛就下位供掃除其國無人哉太子晃主之長子賀夫人所生五歲明慧強識長好經史通  
大義主所奇愛既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請速進擊掩不備劉潔尼之後獲虜候騎云畏追  
北走主深恨不用太子言益親重使監國斷萬幾愛嶮暴非法太子所惡仇尼道盛任平城等任事東宮與愛  
不睦愛構成其罪斬於都街太子憂死久之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弒主永安宮父子之情君臣之義尊親無  
以加也刑餘闖茸威福過恣閒制其命始賊太子江竟之迫戾生也繼而弒君李兌之餓主父也賊人再逆率  
土怨痛廟堂晏如無執簡書弒沐浴討賊者豈春秋之法不施於蠻貊歟愛殺秦王翰立吳王余後余疑愛謀  
奪其權愛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彼惟弒主而不忌立主而不疑一國君死一國君生生死直一夫也令  
東廟之甲不發劉尼之言得行愛可沒齒無患否則又擁皇孫詔定策矣尼與源賀陸麗長孫渴侯抱溶入平

卷之六 六朝 五





帝裁兒委蛇僞命惜哉義而不勇病亦在需矣

南郡王之叛

武帝七男少帝義真為徐羨之等所弑義康義季皆死於文帝之時孝武正位所存獨江夏王義恭南郡王

義宣耳初孝武討元兇義宣遣徐遺寶率眾三千助先鋒稱有功事平論敘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封子諡母所為國討逆

欲必從乃臧質妄言異圖旋起舍逸樂而趨禍患抑何愚也質少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既屢居名郡涉獵文用濟筆若出愚字提臧質說

史有氣幹好言兵即見大任至封洩便與魏太武寫臺格購斬佛狸長圍衝車盱眙不下墨翟之守勇猶過之其才似亦可用

文帝崩問至立時舉義與薛安都程天祚等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凶魯爽祖父歸魏爽使酒得罪太武始與提魯爽說

弟秀南還討劬之役爽與有勞兩人皆可無反驟而狂獷不聞三思蓋質起義陽口時心所推奉者獨義宣孝將臧質一筆

武事成非彼所期即奉義宣亦利其闔下可制易於自為非真欲北面臣事之也義宣內憤闈庭外惑游說密再來分說臧質

治舟甲剋期孝建元年初冬舉兵魯爽狂酒失旨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逆版補義宣天子以臣叛君聚族耀師再分說魯爽

談笑俄頃不啻手搏其稱師也無正名其舉事也無定謀直數妄男子揭竿為戲豈待魯秀痴人之歎知其必說來又極可笑

敗哉薛安都躍馬刺爽時人比於漢關羽之斬顏良義宣臧質聞而色戒義恭致書義宣以質方靈寶牢之義宣始疑質劉湛之顏樂之相憇問質策皆不行繇是質頭入武庫義宣父子以獄戶誅興師命將即以義振任

宣始疑質劉湛之顏樂之相憇問質策皆不行繇是質頭入武庫義宣父子以獄戶誅興師命將即以義振任

揀宜稱兵日  
義由稱質兵  
事命其推  
自宜其推  
制庸恭易  
書亦閣確  
論但義宣  
於實其信  
而莫有非  
望其終失  
在多疑而  
速取賊亡  
一信一疑  
外錯地輿  
至坐地興  
莫振當已  
寫臧質是  
寫一狂人  
寫義宜則  
是義宜則  
人三一人  
事皆著人  
王家乃孽  
已成之乃  
而蹈則罪  
之禍則罪  
贊尤為罪

地已我憾  
含義老  
寬宣奴  
入固

孫執升曰  
竟陵人心  
大向逆形  
所未朝廷  
運信人言  
且會其壽  
兵激之使  
誕無厚誅  
蓋深痛帝  
肉忍於骨  
乙也於早  
之勳於朝  
者於兩朝  
見諫於四  
子而帝之  
屠戮不免  
太檢則災  
不變凶當  
不為竟蓋  
陵而見蓋  
之部無可  
辭之同可

言之瞭然南郡焉能不放

人而疑事必背裂羣叛鳥聚復自猜貳亡無日矣義宣跳身江夏翟靈寶魯秀竺超民等勸其治兵繕甲更圖  
決戰義宣昏沮不出眾遂離散大勢去者斂不復合鋒銳盡者發不復利人笑為孤雛而我自視為鷲鳥齊建  
卽墨項籍江東猶或難之義宣其何能焉宜其號泣就死

### 竟陵王之叛

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也文帝北侵魏命諸藩並出師皆奔敗獨誕遣柳元景尅弘農關陝元凶劬立沈正顧

琛說誕倡義其將劉季之有奔牛塘之捷義宣謀叛力兼四州武帝惴禍欲具乘輿法物奉迎誕持不可既上

流平定主座不移彼歷兩朝凡三建績自以為懿親有功大城崇寄周公其人也匹夫告密六師移之憤而不

服遂起抗兵武帝仇視其弟亦反之以仇投表城下罪帝宮闈有狐綏綏詩人所刺帝不重自責又戮誕左

右支黨千人誕在諸王功最高其負禍獨酷雀鼠哀生叫呼天地其視南平附劬身懼後夫喪魂食毒尤足悲

矣賀弼始諫誕拒命抽刀不怨將佐邀降謝以飲藥范義誓死從誕不效何康之苟活王璵之五子在建業沈

慶之縛而招之其志不奪呂曇濟携誕子景粹匿民間死不忍離四子俠烈標季所難雖烈夫慕義有臧洪韓

延之風亦傷誕無罪願身遊地下也武帝既克廣陵詔屠其城人沈慶之強諫尙殺三千餘口築為京觀不涕

泣天顯而鯨鯢骨肉帝之不仁實愧楚莊矣誕未死時侍直夢覺失髻築廣陵城海陵夷孫干輿大罵請立六

田君隱言必不思之害

即借諸人為誕噴冤

誕亦甚得人心

功在討逆

功在北伐

功在執

文致振拔

之體分見辨  
作明方見  
得手

慎門又五音士狂易見鬼怖哭城上白布幡謂誕亡徵然誕罪可不死武帝逆探其心迫之於死天狗流血之  
災帝亦當躬受之非獨竟陵也

### 廢帝之亂

孝武二十八男廢帝子業其長子也元凶弑逆孝武倡義廢帝寄命建康囚於侍中下省將見誅夷卒保無恙

度辱帝位必思艱難乃相非人君行同犬豕即尊未幾過惡甚於昌邑千二百二十七事華光之弑尚云罪浮其

歷子勛次在第三廢帝有太祖世祖之疑送藥賜死朱景雲停湓口不進鄧琬決謀反戈內向然尋陽甲兵未

動湘東已廢昏自立為子勛者束身歸命優游黃閣亦長策也鄧琬陶亮袁顛等才略不彊妄萌大志子勛十

一歲兒惟其所為及劉胡夜遁張悅貳心累囚傳首為世所悲休仁不仁助桀為虐松滋侯兄弟一時剿死子

聞考孝武諸子終始未嘗不泣然也廢帝死以十七歲子勛子房子瑱死以十一歲子鸞子仁死以十歲其他

幼小鋤戮者年不能盡知也國君害喪孩童成羣飲食不離保母言動制於左右鬪鬪之外事不及知伐斧相

尋支體已裂或死於其兄或死於諸父刃頸見迫痛生王家夫廢帝不立子尚子鸞子師不死子勛不叛松滋

兄弟不諫天故生之又故殺之多男多凶其是謂與路太后崩數日廢帝見夢云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

子雖多並無天命孽積厥躬而毒流嬰孺末世亂君家禍國豈往往而然書紀微子之命有以哉

慎謀者水然其流蓋子都此帝此孝戰死始疑無自宗成後孫  
何燕支則後固前聖言禍言過用文於無廢遺子息而身端殺以屋禍為與無  
不貽緒也

卷之六朝  
七

孫軌升日  
明帝好知  
海峽猶誅  
殺持於益  
堅波視則  
勇當敵則  
怯明語深  
透若與宗  
為宋事頑  
輔因事頑  
言多有補  
益惜遠其  
職而張沈  
失地前雖  
愧與宗然  
已無救亡  
矣與敗人  
於聽言係  
主當審  
塵右

### 宋明帝北伐

明帝在位七年。與魏構兵。凡五年。其始非有不並之勢。積仇之劫。此兵端之始特以薛安都常珍奇據城北降。請兵自救。畢

眾敬憤子見誅。甘心逞逆。遂至長淮以北。忽焉戎有。迨師老氣竭。賈元友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劉劭斥其狂謀。

難信。帝亦徘徊聽許。漢武悔田輪臺。斯其庶幾乎。明帝泰始二年八月。殺子勛。十月。殺子綏等十三人。踰六年。

而二月。殺休祐。五月。殺休仁。七月。殺休若。終帝之世。非攻討夷狄。即屠戮骨肉。彼陰賊復戾。以為骨肉之患。等

於夷狄也。然子綏等同日賜死。休祐射雉。拉殺休仁。入宿仰藥。休若召赴七月七日宴而死。翦戮同氣。易若執

雛。魏人兵臨。則喪師感地。善戰如沈攸之。善守如沈文秀。不免挫傷。始歎骨肉之弱。不如夷狄之強。明帝滅親

則勇當敵。則怯。後日螟蛉。非種禍流。氈幄索虜。左袵得環而笑之矣。尋陽師起。四方貢計。咸集東兵。至永世宮

省。危懼蔡興宗。請鎮之以靜待人。以信清蕩。可必明帝從其言。轉危為安。子勛既敗。薛安都歸命。帝命張永。沈

攸之。將十五萬迎之。興宗言。但須單使尺書。勿以重兵。生其疑懼。帝弗是也。耀兵示威。讎難四決。顛覆之際。用

言而興成功之日。違言而敗。裴子野云。桓公矜於蔡邱。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前鑒之失。於宋明

而三是以持盈難也。四語明微言之為愈

### 蕭道成篡宋

致戒





魏遷雒陽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不欲。魏主宏南遷雒陽。禁士民胡服胡語。王公以下皆苦之。然則變夏爲夷。變夷爲夏。俗習難移。有同然與。且主父胡服。公子成稽首以辭。固請而後聽命。卒報中山之怨。雪鄙事之醜。魏孝文賢主。興學校。正風俗。太子恂先與之貳。穆泰陸叡志戀舊土。遂謀煽亂。魁結可以略地。而漢制不能弭。變章甫適越。越人笑之。豈真蕃夷北鄙。無用中國之治治哉。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惡河雒暑熱。追思北方。委棄衣冠。私著胡服。頑鈍自便。類有夷性。孝文強使南居。苦無跳脫。乘駕幸嵩嶽。欲召牧馬輕騎。奔代。高道悅苦諫。手刃禁中。此亦求歸故鄉。辮髮挽弓。馳馬放獵。冀得愉快。非如戾太子殺江充。子弄父兵也。孝文慮亂。永嘉廢爲庶人。清狂不慧。可保天年。遽信李彪密表。淑酒賜死。十五歲兒。鑿棺瘞土。餒爲若敖。則微少恩矣。泰叡素無亂心。祇以不樂溫土。謀推陽平王頤。頤僞許之。密以奏聞。任城王澄持節疾發。徒黨立擒。事無成。謀兵無強。援名雖反。賊勢同狗盜。度其無能。亦恂類也。論者見魏氏遷雒以後。再傳而微。過咎孝文。謀未僉同。以威協衆。失盤庚播告之義。抑知利用遷國。帝王繇興。成周定鼎。漢都關中。卜年卜世。其吉不疑。魏文以夷狄之君。建土方夏。較之古公避狄。遷岐。衛文恃齊。東徙。弘略遠甚。奈何與周平晉。元同類而道也。敬宗奔河內。以遜元顯。孝武奔長安。以遜高歡。是則子孫之不振。宅中者。豈有過焉。





孫執升日  
聲罪致討  
用兵既南  
義魏謀南  
伐當是乃  
名師告諸  
魏之義聲  
究無成事  
機曾坐失  
徒增嘆悼

孫附會日  
衍之附會  
蕭雖曰日  
由武帝而  
傾其詞然  
其齊志在  
窺齊鼎觀  
其沉竹木

原... 卷七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宏召羣臣議大舉伐齊。非果伐也。以此為聲欲脇眾遷洛陽耳。迨明帝鸞弒鬱林王。昭業。新安王昭文始決南伐。盧淵高閻李冲與任城王澄止之。不從。後雖失利。其所以稱師則正矣。蕭鸞殘賊。身弒二君。鄱陽王鏘等七人。衡陽王鈞等四人。賢而無過。盡見屠戮。一年之間。弒殺無忌。神人痛憤。宗室無問。罪之師羣臣。鮮伏節之義。悠悠六合。皆鸞黨也。魏宏君長荒服。執言伐亂。昔齊人弒君。魯人不能討。孔子譏之。今中國安於陳恆。索夷不忘沐浴。徐孝嗣諸大臣。能無聞風愧乎。然魏既罪鸞。師指樊沔。義振鐘鼓。漢高賁羽。袁紹檄操可也。蕭衍破敵。馮誕病死。宏欲亟還。迺臨江水。數罪而去。此直兵力阻頓。勉以辭勝之。烏足表大義於天下。懼亂人之魂魄哉。建武四年。魏師復出。特忿前者不武。更圖一捷。抑逆惡。雖虜運亦衰。蕭鸞殂於正。福魏主旋殞穀塘。亂賊無禍而正終。夷狄有君而道死。始皇沙邱之恨。孟德香履之悲。其人幸不幸。又何如哉。兩主皆死。戰鬪方息。又歎曩者搆兵。彼此勝負。徒糜生靈於國家。大數無與也。

### 蕭衍篡齊

蕭順之殺巴東王子響。非齊武帝意也。受指於文惠太子。縊之射堂。有司奏絕屬籍。賜姓峭氏。然輕舫還闕。其罪誠可不死。後武帝得子響。妃裙腰中。啟怪恨。嗚咽為作。齊行香。見景陽山鳴笳。歔歔不自勝。順之慚懼。感病憂死。置殺帝子。老瞞下幸矣。子衍以是怨武帝。欲助明帝。傾其詞以雪心恥。忠孝兩乖。豈人臣所當行哉。明

原特順之罪  
一死未償厥愆  
車後之思  
配合奇妙匪夷所思  
殊非同罪之師



鄧陽之請  
兵臨川事  
督師其之  
在後臨川  
為應前之  
兵以失紀  
而陽為敗  
仇之兵復  
敵強非僅  
相守然非  
梁王剪戮  
諸齊兵禍  
或可先書  
後書別作  
識至兵特  
用人結出  
正意則固  
師之示行

以百數十年所未有之舉而竟至奔北可恥殊甚  
容雖盛徒耀川谷是殆以兵為戲不戰而靡其誰執咎韋叡裴此何等事而以私為術則其他可知敵之所忌帝欲擇帥斯非丈人之選乎舍之

而用宏者以介弟故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法紀不立勢必至此徇子弟之私殞天下之命梁室不綱初政已見西昌侯淵藻殺鄧

元起而不問臨川王宏棄師而無罰厥後西豐豫章背親降魏兆基於此豈獨蕭娘呂姥見笑夷狄哉東昏之

世齊隙可乘再說魏事元英源懷屢請大舉邊巡不發意者其無志於中國乎梁武篡齊欲盡殺諸王寶寅懼死竄迹入

魏伏闕請師痛心復讎弘演內肝而齊人救魏包胥祖哭而秦人救楚忠臣孝子之行可使國家存者不亡亡

者復存寶寅雅重之性賢於裙屐宗祀之痛哀於草莽魏主傾國捲甲名討不義不能驟得志者亦繇昏亂方

定柴配有入武帝非歲暮之時將帥皆攀附之傑魏軍未得全勝英雄朝氣持而不下是以彼此陳師曲直壯老互見得失然

以梁國方立魏軍數至東西應命蹶趨顛危令非翦滅齊宗迫其挺走何至口日橫骸義陽失守哉魏人失時

於前爭城於後頓銳鍾離勢必不克韋叡曹景宗濟之以利戰守並用遂奏捷功梁任宏則敗任叡則勝君子

任人得失勝敗以分  
繇是知所以建侯行師矣

### 魏代柔然

柔然之號始於木骨閭子車鹿會再傳而地粟衰死部分為二後且軼興軼衰與魏終始社崙并兼諸部自稱  
可汗學中國立法置戰陣為邊害道武患之干戈方起太武宣威白阜刻石獻文誓眾武川紀功至今訪天山

精執升日  
通為克將  
一兩對以  
一兩結總收  
實澤於忠  
故忠於死  
精愈然中  
富善惡故  
分外戚一  
邪若一

之蹟懷北征之頌。比於周伐獫狁。漢逐匈奴。亦云庶幾。然叛服飄忽。勢如風鳥。合離不一。強即思距。斜律方靜。大檀復興。豆菴甫摧。魏奴又熾。干城外請婚姻。時窺邊塞。阿那瓌累受國恩。不忘鈔寇。勁騎圍集。危於白登。媿書和親。偃猶冒頓。與之為好。則夷人野心。終朝不保。二而討之。則鷹擊獸馳。兵行已逝。疲中國之力。而逐無人。微一時之勝。而戕萬物。得不償失。功不補怨。班固致戒於西域。江統先憂於徙戎。良有以乎。東西魏分。各結柔然。為重。高歡英武。願為子婿。宇文雄略。亦謀降主。悼后侏儻之女。文后大國之母。邊塵告警。寂陵長閉。孝武卽不惜一婦人。以謝將帥。其如天下。何突厥木杆滅鄧叔子。餘燼在魏。秦挈而還之。柔然三千餘人。盡殺清門外。傷哉黑獺。昔者何親。今者何忍。此惟畏強侮亡。不為齊存邢衛。而為楚滅江黃。絲是知好殺不仁。棄危非議。不獨夷狄然矣。

### 肇忠用事

先論高麗

高肇出自夷土。以舅氏之戚。數日驟富貴。尙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尙書令。初頗孜孜政令。世謂其能。然不學無識。勢不至在勢殺大臣不止也。姑皓常季賢陳掃靜等。皆險輕不可近天子。出而遠之足矣。必以此罪北海王

詳誣奏至死。豈法之平乎。漢王鳳殺王章。竇憲殺樂恢。外戚播威海內。曩足况執戮親王。如一匹夫。無將實甚。何所逃死。京兆王愉憤怒出師。殺於野。王猶以弄兵為辭。彭城王勰。魏之賢王。無罪飲毒。載尸歸第。寃哉。皇天

一旬已將高  
一語得實為檢隨

卷之六朝  
十一



惡一恨垂  
戒良深○  
在於殺諸  
王于忠之  
黨小同一  
豈邪要一  
詳別分有  
作明具得  
見

其孰堪此人臣有三死。疎間親死。卑踰尊死。不肖害賢死。三者有其一。皆可以死兼之。亡無日矣。肇殺北海京兆。猶以疎賊親卑賊尊。至殺彭城。不第賊尊與親也。又賊賢焉。史言肇西征。車軸中折於函谷。兆不吉。還余謂所及不禁痛切言之。綱亡之年。即肇死之日。無俟宣武告崩。悲泣憂戮也。于忠素樸直。宣武嘉其忠款。為之改名。又賜劍杖。令其循名取義。出入自防。凡肇不道。忠所不平。身行翦討。既得志。即忘殷鑒。惡裴植郭祚而殺之。即高陽王雍。幾不瓦斯。何心乎。論者云。忠不交勝己。與章初環。楊保元友。稱斷金。李世哲以金帛結二人。進引參腹心。忠擅權。昧進計。悉出世哲。然以阻忌之性。來不義之朋。身為不善。何責於人。彼苟得免者。亦以俯仰女主。夤緣。齊恩。不然西廊之禍。續矣。宣武二后。于氏靜默婉容。性不妒忌。高氏則阻遏後宮。以悍閹。余惡肇惡類。高貴嬪。又恨忠無德。不如于順皇后也。

邢巒寇巴西

梁武帝天監四年秋七月。魏統軍王足攻涪城。八月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遠等三十九人。綱目大書之。以為魏大勝梁。戰爭殺將。未有多於此者也。夫興師無名。多殺不仁。責以義兵。曲當在魏。然戰勝攻取。兵家之常。可退而不退。可進而不進。皆謂之愚。足既銳捷。涪城可舉。若克涪城。益州可在掌握。而魏主遷延。坐失良會。此邢巒所為。愚也。巒少好學。有文才。幹略經營。漢中開地定境。獲郡十四。功大於足。其決定巴西。止須眾二萬。彼度梁無美。

孫軌升日  
行兵貴審  
勢人深辨  
任魏自  
可失由於  
坐不能知  
我成者復  
環任人  
賦兩國

兵費審機通伏殺

維而魏有鍾鄧梓潼先附益州中分不絆大帥於沓中而外援自絕無出奇兵於劍閣而豪右悉歸藉勢順流  
事定明辨  
 莫若斯日逮頻請不從足軍竟還李仲遷感張法養女盤樂廢政城人斬首降梁巴西遂沒將得而失其咎誰  
進退皆失所歸  
 歸夫涪城之役累表請行鍾離之師苦口諫止豈戀一人勇怯自異誠見虛國易乘天險難破王足勢可長驅  
 而禁不前元英兵無克狀而師老不反此皆用違其時物爽其器也梁以張豹子代康絢則壞淮堰魏以羊祉  
 代王足則棄巴蜀凡國家舉大事用大兵成敗豈不以人哉  
特出人為重

梁魏爭淮堰

梁武帝篡齊而自立蕭寶寅奔魏魏為發兵伐梁天監以來無歲不戰三年春梁姜慶真襲魏壽陽不克魏使  
此為兵端  
 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遣張惠紹等救之戰於邵陽大敗自是梁甬城義陽皆入於魏矣四年春梁漢中太守  
 夏侯道遷以郡降魏魏遣邢辯入漢中取梁州十四郡秋魏王足攻涪城殺梁將魯方遠等三十九人冬十月  
 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於洛口十一月魏王足奔梁五年夏四月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  
 梁師五月梁取宿預梁城小峴合肥等城秋九月魏邢辯擊梁師敗之復取宿預梁蕭宏逃歸冬十月魏徵邢  
梁兵得勝  
 辯遣蕭寶寅與元英圍鍾離六年春正月梁曹景宗韋叡大敗魏師於鍾離當時南北用兵民不堪命梁即  
魏復敗梁  
 省役薄徭猶患弗濟乃九年作緣淮塘十三年築淮堰十四年淮堰潰復築之十五年夏四月淮堰成九月淮  
勝勢在梁  
 堰從用兵

孫執升曰  
 梁魏爭淮堰  
 其始自魏  
 降將自魏  
 陳計而魏  
 端刺其自  
 梁刺其自  
 豹刺其自  
 而敗其所  
 四不其  
 以則不  
 氣不不  
 可則不  
 三不不  
 而地險  
 而地險  
 持為忠  
 多論爭  
 堰而先  
 所用兵  
 原以原

卷之六 魏



舉後之所由  
關收結所  
以明可城  
至正講困  
則力重乾  
民成斷之  
已其失固  
而苦於兵  
既若於役  
又於十城  
至落沒十  
成口則十  
餘萬固已  
暴基於此  
何辜此民  
上凶為勿  
動念能勿

孫執升日  
靈后淫亂  
嬰孽擅命  
北宮隔幽  
母后於元  
蓋始則以  
又成繼而  
姻任繼而  
其姻戚而  
以死感是  
元實其惡  
后通義成  
無通結於

堰壞其用民而日新也。於兵之不足，又困之以力役。仁者豈若是乎？罪魏者曰：王足伐梁，益州城戍降者，什二

三。蜀將克矣。遽以羊祜代之，激其奔梁，是宣武不能任人也。罪梁者曰：王足魏之叛將也。堰淮水灌壽陽，非計

之得者也。陳承伯祖暉言功不可就，武帝違之而興大役，何其聽言之不審也。或云：淮堰未起，先有荆山上格

浮山下格、潼沱激溝，併灌鉅野之謠。史臣又謂鎮星守天江而堰興，退舍而堰決。是役若有天道，梁武無容力

焉。然沈鐵厭蛟，伐樹填石，盛夏勞疫，枕尸蟲飛，嚴冬呵凍，死者十八。苟念民瘼，亦可止矣。且堰工告究，軍壘列

居，開湫東注，魏師潰歸，皆康絢力也。張豹子譖行，敕其代事，堰曠不修，未幾而壞。用舍爽中，成難敗易。天甯任

其咎哉。魏人守壽陽，時有水患，大抵夏月久雨，淮水暴漲，皆足為病。不關堰之廢興，若平靖武陽廣峴三關界

在信陽，南北分疆之要害也。梁得之而魏復取之，事在天監之八年，則作史者為梁懼矣。

### 元又幽后

咸陽王禧以逆誅，其子樹入梁，遺魏公卿書，暴元又過惡。言又本名夜，又弟羅實名羅刹，二鬼食人，名表噬物。

今觀又殺清河王懌，戮中山王熙子弟，推刃本支，陰賊不疑。樹言信然，又父繼襲封江陽王，素無令德，為御史

彈廢，又少碌碌，不聞邁種，特以妻靈皇后胡氏妹，遂居心膺寵，任出諸王上。天潢之戚，藉椒風之助，親王不貴

而貴，姨父時使然也。胡太后聽悟多才藝，射能中針孔，雖女婦人乎。其志颺而不羣，宣武既殂，明帝沖幼，即行

蕩漾有風致

魏無知人之明

魏有聽言之誤

先宕緣一筆

驟取到非

險固先守國勢可危

樹固非誇言

衰亂之世往往多此

四字新穎

見之罪正  
以見其罪  
之其自幽  
用其自幽  
華有斧鉞  
○姨父二  
之自帝特  
為指後特  
以著福出  
由非徒為  
淇以爲工

孫執升曰  
盜賊雖橫  
前者未珍  
後者踵接  
之親王歸  
之降王歸  
之降王歸  
賊不除無  
力剽除無  
旋見剽除  
而君臣相  
且自相  
公乃知民  
策固治  
保邦之  
護也

祀聽訟策孝秀宴羣臣出入遊幸儼然一蕩天子至逼幸清河王懌尤亂天常使又惡淫者聲罪以討后入金

○此舉亦非過○  
墉懌歸司敗猶之齊人殺哀姜不為不義獨惜其謀成小人禍繇私忿胡定一信文以大逆懌死非其罪而天

下怨又益深彼繼婢妾良人又不別姑姊凡男女之防宮掖之禁其父子不知也即使誅懌以法尚云以亂易

亂况懌有賢聲又多醜迹一人牆茨之羞不蔽四海仇讎之怒懌死又生勢不得矣太后被幽北宮欲下髮入

寺憾又已甚高陽王雍定計外廷潘外憐進言衽席又即百身難以贖死太后猶以一妹之故濡忍不決婦人

之性蕩逸有餘果斷不足此豈昌武匹哉元又既死弟羅復通又妻太后姊妹皆不正又又不幸而為姨父矣

### 六鎮之叛

魏明帝正光四年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五年胡琛起高平莫折太提起秦川其時盜賊蠱聚叛亂踵告若

乞伏莫干反於秀容于菩提反於涼州旋起即滅者不能盡書也孝昌改元賊勢滋大杜洛周葛榮等縱橫莫

制墮名城戮大帥至章武王融廣陽王淵被殺樂安王鑿據鄴叛降宗國親王不死於賊即身為賊何尤天下

者紛紛乎莫折念生天生太提子也万俟醜奴胡琛將也太提死念生尤强琛死醜奴寢暴蓋父死則子繼一

帥亡則一帥出大盜蔓延且以世及禍始沃野而叛窮六鎮履霜戒漸豈不信哉賀拔度拔父子殺衛可孤羊

侃殺莫折天生渠魁既殲勝勢在魏矣拔陵殺琛元洪業殺鮮于修禮葛榮殺洪業洛周盜賊相殺隙可圖矣

歷代史論 卷七 六期 十三

孫執升曰  
元顥來橫  
其復國  
陳慶復  
也乃謀  
得志即  
叛梁之  
自速其  
之未詳  
篇忠慶  
正以形  
夫人實  
國已則  
人成入

然羣盜滿山久而不散其勢必愈橫。小挫不折。攻殺日久。後出者強。是以葛榮醜奴。驍銳甚於破六韓諸賊也。蕭寶寅荷魏重任。討賊無功。遂殺酈道元。背魏自立。為侯終德所襲。携妻子奔醜奴。志望齊帝。反巨劇。賊策斯下矣。爾朱榮河陰之役。弑太后。幼主殲夷百官。洛陽人士。思食其肉。以此出討。宜為賊屠膾。宣雪眾忿。乃精騎七千。破賊百官。葛榮生擒五州平蕩。韓樓邢杲。醜奴道洛。以次就殄。兵行神速。世無其比。何則。外賊之氣方衰。內賊之氣方盛。同一賊也。而倚伏乘之。勢不敵也。然三秦甫定。榮旋伏誅。豈免盡狗烹。功高莫賞乎。亦繇大逆貫盈。神人不賞。爾朱榮斬東序。葛榮斬都市。其罪同。其死同也。

元顥入洛

元顥初至洛陽。欲入閭闔門。馬驚不進。元昭業謂其兆。猶劉更始。不成帝位。楊雲華亦云。假服衰冕。不過六十日。乃七月果敗。言何符驗也。魏當永安時。衰亂日甚。葛榮南侵。爾朱榮縱暴。王子攸寄命強臣。朝不保夕。元天穆東擊邢杲。空不設備。顥藉陳慶之銳師。乘虛進拔。榮城梁國。榮陽虎牢。兵指瓦解。子攸出奔河內。洛陽無人。惟顥居之。摧枯朽者。易為力。此其時也。天穆北走。費穆迎降。顥且無敵。爾朱榮敗卒再奮。冠受被擒。顥死臨頽。驟而勝亦驟而亡。人盡勇爾朱。悲北海。然爾朱何能死北海。王顥。顥所以速死者。在猜陳慶之。而欲背梁也。蕭寶寅。齊明帝之子。國亡入魏。尚南陽公主。總大軍。後忽負德。殺酈道元。改元建號。兵敗被擒。身死駝牛。誓夫以

先有此變異

爾先內亂

顥跌其妙

此為敗死之本

功雖偉而  
自命亦未  
必長享况  
府劣如元  
蓋乎當我  
資我無人  
語於此二  
說不去竟

孫執升曰  
魏亂紛紜  
爾朱榮有  
罪猶為宗  
名自敬宗  
引榮東序  
爾朱盛起  
而京雲擾  
出用奇制  
勝離合無  
入朝高歡  
朱

中國今廢失國走胡受蠻夷之恩被侏僂之寵始附而終叛之不免流離與亂賊同死况顯本夷虜父詳貪淫  
借事相形文氣爽豁  
魏之棄臣詳死非所顯痛罔極望風歸梁助以六師送歸京國大梁之仁同於天地恩深莫有無引此舉  
顯與魯莊納子糾趙鞅納  
蒯瞶同日語哉顯甫南面即萌貳心慶之請益兵備禦反表止之親其所離離其所親遂使梁德不終彼躬同  
惡為人所不齒  
盡人君無行不如匹夫田光侯生之倫猶將笑之此所謂朱均之性生於孩提料彘之禍沒齒不悟也慶之護  
何乃有此乖戾  
顯入北提兵七千破虜眾三十餘萬自發鉅縣至洛陽十四旬平城三十二方叔湯湯何以過此顯既內異馬  
明慶之功高  
佛念說其屠顯據洛立萬世功惜哉不從潰於嵩高至今壯士猶為撫膺長歎彼或者慕介子絕域之功而猶  
慶之要有深慮不得以其敗奔而少之  
有鎮惡關中之慮是以徘徊也

### 元魏之亂

深究禍始

元魏衰亂黷繇胡太后鄭儼徐紘親倖用事明帝暴殂遂至唯虺稱帝當璧再移晉獻驪姬漢高呂雉有其戒  
禍患實同  
毒爾朱榮秀容會長世席兵威憤王室不綱抗表問罪長樂王子攸賢王之子迎而立之太后淫暴臨洮僞立  
此舉大合人心  
遷而廢之罪人出宮宗社有主不可謂非變事知宜權行合經也賊臣費穆謬贊屠戮榮心頓昏高陽王雍以  
人情實然  
下衣冠二千餘人蹂於胡騎長樂二弟亦就駢死從來國家危急人望義師以其靖亂非以益亂爾朱聲哀國  
此出人情所望  
讎血流京闕上下怨禍視靈后尤甚名齊桓而行董卓其誰堪之長樂英主權不自繇外厄仲達內迫懷羸憤

榮克珍而  
魏之流離  
口不幾言  
此雖天言  
為之一要  
以流宗社  
可流女社  
常陽必主  
非家之盛

○大奸巨惡去之自非易事○

結殺榮梁冀死而西鐘不驚司馬誅而南闕無恙人方謂魏敬神武實邁羣后孰意爾朱徒蕃餘孽紛起世隆

直向京師兆從河橋西渡敬宗孤立宗國之戚所恃惟華山王鷲城陽王徽皆晏安無備望敵先逃於是身委

胡騎宮禁汚塵孟賁雖勇空手不搏嗟哉敬宗縊於佛寺此真天亡豈羽罪哉高歡累世北邊負才康濟雖為

榮所拔擢孟德奸雄其所長也高乾慷慨陳論李元忠鼓箏長歌忠義悲憤感動天地歡欲舉義斛斯椿賀拔

勝賀拔岳宇文泰等咸英雄自命欲為歡所為孰肯低首亂賊受其驅使即其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

據并州世隆居京邑爾朱專割權強莫比然勢極者變速身高者隄疎羣雄并算離合在人歡慮世隆兄弟與

兆仲遠合也縱反間而猜貳迭形勝慮天光與兆各據一方難以盡去也椿立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歡而

兵皆會鄴始令兩虎自鬪繼并十鼠同穴爾朱固強羈絡翦除究繇歡等河橋敗納枝黨盡誅寶泰師臨元凶

縊樹雖天極稔惡人謀未嘗不勝也魏朝舊制後宮生太子者先賜死宣武改命胡后得全揆之以義漢武殺

鈎弋不如其大度也神州剖裂反因此起是又事存氣數非國君得而主之矣

夫豈其然

與起句應

固天人並至之時

機變不測自須入其術中

明於事勢之言

英雄勢不並立

同時有義士

深惜敬宗



明太倉張溥論正

六朝

魏分東西

高歡入洛陽。幽魏主恭於崇訓寺。斛斯椿欲乘其初至圖之。賀拔勝言害功不祥。乃止。後竟逐君分國。魏祚條

亡。智哉斛斯雖反覆善變。其先事之明。眾不及也。然歡初翦爾朱。以義起事。平陽王修又其所立。求新君於田

舍之中。清金闕於犬豕之會。勳勞無上。權勢莫比。即拔扈自雄。亦政繇甯氏。祭則寡人。爾遽取而代。非意所至

椿見其戮喬甯張子期。懼不利於己。乃謀間之。蘇張縱橫。大兵歛起。佞人之口。伊可畏也。歡勢當震主。覺生眾

讒。入朝自明。恐蹈天柱。為斯計者。上書歸誠。遣子質侍。猶可以解。胡為蓄疑。抗表納叛。拒命封隆之。孫騰主所

憎也。匿而不反。華山王鷲。汝陽王叔昭。上所任也。矯而不納。遂至詔書頻下。嫌郗日形。魏主外稱南伐。潛備晉

陽。高歡表禦荆雍。志窺神鼎。情既乖違。辭尤悖激。即施之朋友。兄弟尚慮有變。況君臣交忌。讒人罔極乎。賀拔

岳侯莫陳悅。皆歡信用。使擁強兵。為國爪牙。何所不可。歡忽遣翟嵩離間。令相屠戮。彼固謂岳死則歡無敵。歡

無敵則魏必折而入於高氏。孰知宇文才智更度越賀拔哉。秦統岳眾勢必敵歡。欲敵歡非挾天子不可。爾朱

高歡並一其時  
力傑不其相  
下所各在  
一魏東主自  
季平西立  
天武交職  
二魏而拱  
未為齊東  
者為周遂  
併魏而亡  
歡之夫其  
功最盛  
斯構亂  
文起而  
之篇而  
事不首  
下則不  
明言其  
豈歡之

跡固不為  
純臣若秦  
之長君豈  
復有畏志  
孝武出亡  
就國而遇  
就國而遇  
去社稷外  
依強臣難  
成社稷外  
粉紉穴徒  
何救於危  
戰救於危

榮討靈太后。歡討爾朱氏。皆是術也。事成之後。歡反。以此名授泰。可謂愚矣。泰一舉殺悅。其鋒甚盛。若欲臨歡。強大等爾。未能旦夕下也。魏主畏歡。愈迫。則恃泰愈深。歡軍方渡河。主即出走。泰長用兵。知己知彼。即意自衡。量豈謂力足勝歡哉。但得兵至。主奔。則歡有逐君之名。泰有挾君之實。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東西鬪爭。勝敗軼見。猶晉楚之戰。各以國力於周室。強弱何與焉。漢亡無董卓。則無曹操。魏亡無高興。則無宇文泰。天子奔走。就臣而失國家。強臣坐制天子。而成霸業。古今興廢。誠一轍哉。

高氏東魏北齊

以司馬來相形

司馬懿圖篡。曹魏殺曹爽等。而身死。子師昭繼之。弑戮橫行。亦未能帝也。炎嗣始代魏國。號晉北齊。高氏亦然。

高歡破爾朱氏。逐魏孝武。援立靜帝。遷都於鄴。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效力。用規略震遠。幾成天子。然星隕日食。敕勒悲歌。不免畏死。子澄機略嚴明。有父風烈。嬰兒人主。倨慢不道。蘭京刀起。食盤身投。牀下闢弑餘祭。禍生所忽。洋外貌不足為澄所輕。驅君犢車。奄有其位。彼青雀鸚鵡之謠。不徵於父兄。至洋而克。踐何為也。司馬師兄弟。隨父征戰。數立大功。昭既弑髦。猶能滅漢。其才武勝也。高澄當國。東魏多故。遂令侯景。翻飛高慎。叛拒。即潁川戰捷。一城之克。未足稱功。洋尤無名。妄覬九錫。此繇賊臣勸進。彼何能為。師昭才皆似。豈而不帝。澄才不及歡。洋又不及澄。澄幾帝而死。洋不死而帝。懷奸人之心。享庸人之福。予未知所處也。孝武。

○此固其勢使然  
○宇文用心言下可見  
○興亡大勢兩皆可了

○感風失曲  
○亦有先識

○惡過其文  
○司馬氏實多才

○深斥高氏之禍

○才武不如司馬

○才武不如司馬

○才武不如司馬

○才武不如司馬



及成下  
日成下  
日成下  
日成下

至更而皆歡室田以昧下寡又賦歡逆帝罪字正高  
字改於非泰一室同特告總隱名不加不則然至文於  
易文節其大給於於特人難微洋兩以泰以爲二之君  
於禪耳後惡事○漆枯此揭暗兩以泰以爲二之君

西遷○歡以爲病○終身恭事靜帝○二子嘯強○不思幹彙○以義斷之○於魏不忠○道風所乘於歡不孝是故荷濟之鹿車○王經之廷尉也○魏收九錫之文○成濟南闕之戈也○陳留出舍金墉○司馬孚流涕中山○降居南宅○高隆之灑泣○興亡之際哀者一人而已○不亦人臣道盡○淪胥已極乎○揚愔魏國世臣○時稱賢者○乃躬進禪詔○迫魏主下御座○而妻其后此又亂賊之首○當與華歆同誅矣○罪莫可道

宇文篡西魏後周

宇文泰之伐高歡也○傳檄方鎮○數其罪惡○至比爲器識庸下○賤出輿皂○力同鷹犬○猶之陳琳檄曹操○指以發關

遣醜獠狡鋒協同爲海內所快○極其醜詆 二人不相上下然歡雄渤海泰豪武川○咸有光氣之祥○大度之譽○才智匹敵○未可相輕○泰所以

得勝歡者○亦以孝武西奔○勢同居鄭○泰迎馬首功類河陽○挾君而重○歡何敢致難焉○及其既也○歡奉魏靜沒齒

臣節○泰終孝武○七月入洛陽○閏十二月即弒之○斯又何居○史言孝武閨門無禮○平原安德蒺藜三公主○皆其從

妹亂而不嫁○平原入關○入孝武罪狀蒺藜自縊○泰諷元氏諸王殺平原主○孝武彎弓椎案○時常憾泰○遇鳩而殞○殞於草堂佛

奇夫武孝瀆倫○天惡其淫播遷患難○先罪孝武不思省改齊襄漢賀何以主國○泰若懷宗廟之憂○行霍光之事○變不失義

臣道猶存○今私弒之○再罪宇文則其逆直蕭鸞等耳○高歡日夜圖泰○聞孝武凶問○即當爲君編素○檄書討罪○而憤兵求闕

竟無執言○高歡心事曲出蓋歡逐孝武則諱其爲君○既諱孝武爲君○即不敢名泰爲弒○舊君反服○臧羣魏臣尚有異議○欲其舉

高於此益  
無西魏之  
人

孫勃升曰  
反覆天性  
四字是行  
景蓋極既  
殘酷又極  
在魏已東  
西奔其梁  
武受其旋  
降不用其  
以取敗一

義誅逆安可得乎。濮陽王順說秦奉長君反歡所為。於是寶炬得立。是為文帝。然觀其登望嵯峨山。慨思脫屣。

與孝武宴逍遙園。增懷華林。悲心有同。豈非慮逼畏死。情見乎詞哉。既幸無恙。保終子欽。嗣位泰諸。塔握兵。泄

其怨謀。卽廢徙雍州。亦遇鳩殂。秦一人而殺二帝。又何以責歡。無將逐君不返也。秦弑孝武。歡無所問。高洋殺

靜帝。秦亦逡巡而返。弑逆之臣。勢雖相敵。情則相隱。人君遽出而委命。漢獻風塵。晉安板蕩。事會必然。秦第三

子覺才略。蔑聞恭帝。迫於宇文護。拱手讓之主。強則奸雄覬覦。而不能國弱則庸愚坐取。而無忌裴俠有言。去

歡就秦。無異避湯趨火。今觀西魏之亡。距東魏僅六七年耳。國家苟幸無患。卽不幸而變。慎毋輕棄故土。以身

託人哉。

### 侯景之亂

侯景初為北鎮戍兵。魏明帝時。胡后臨朝。爾朱榮自晉陽入弑。景率私眾。見榮被親任。命驅河內。生擒葛榮。以

功封濮陽郡公。頃之高歡為相。入洛。誅爾朱氏。景卽降歡。其反覆天性也。景素輕高澄。歡自知身死。景必畔。日

暮途盡。僅能畜養。不能殺景。貽子以憂。豈歡心哉。歡死。景舉河南附梁。澄慮其與西南合。從為己患。貽書綢繆。

望以國士漆身之節。壺殮扶輪之效。辭命雖善。景非樂毅燕土之書。甯足聽乎。梁武享國久。廩廩金甌。懼一傷

缺。顧內懷妖夢。外感譎言。翔而納景。慕容紹宗兵至。景再戰敗北。貞陽侯淵明。胡貴孫趙伯超等。皆虜於魏帝。

似亦無大作用

國君當以死社稷為正

括盡一生行狀

恐徒為虛語不足移其心

亦付之無如何

少武亦  
不致怒  
刑致賊  
白成聚  
千里結  
道皆人  
正以見  
流所自  
探本窮  
交無剩  
意

操執升曰  
梁景俱亂  
從逆者有  
之觀望者  
有之互相

聞警墮牀。當時梁武恃景無慮，執玉危棒，盈水趨走長阨。又心欲之，澄請通好，帝意復回。貪人嗜利，不擇後害。

其所計慮，謂既納侯景，復興衛和，兩利並存。甚於漁人之收蚌鵝，孰知和信方通，賊心已貳。澄止出一介空言。

坐使景與梁鬪。我方魚肉人，方刀俎其愚者何。鄱陽王範請舉合肥之眾討景，羊侃欲以二千人據采石，令郡

是日勝算。陵王襲壽陽，其策皆可制景。帝不用而敗，無論已。即景師繞臺城，日暮不保，范逃棒之降，宜受而卻之。景軍饑

偽求和不可許，而許之委柄太子。身餓淨居，其誰為哉。相東郡陵，養寇不救，正德正表為賊所用。溧陽公主女

子耳，以身擲景，供人噉食。帝男女眾多，半黨於景，逆賊之禍加以骨肉。天下事尚忍言乎。跛奴方敗於紹宗，窮

困無歸，劉神茂怨韋黯，教襲壽陽，逆播毒天下。後景敗，已復據東陽，應江陵，景生獲之，身糜劉確，神茂負景

景負武帝暴尸，餒骨禍患一轍。夫復何言。陳留王偉才學人也，說景畔魏，又使背梁武帝，荷荷而殂。簡文聽曲

項琵琶而死，賊皆由偉厥躬，奚割猶有餘。寇亂賊之聚時，會適然湘東決策，王僧辯陳霸先進兵，景即啼吁石

闕，飲刀胡豆，彼實無周身之識，出類之勇而泰清擾攘，酷逾犬戎，人謀不臧，助扇其毒，是可哀也。

梁氏亂亡陳霸先篡梁附

簡文帝大寶初，湘東王繹始大舉討侯景，王僧辯守巴丘，賊不能拔。胡僧祐、陸法和縱兵奮擊，任約被擒，策皆

獨斷，不藉人謀。景遂誅死，大難殄定，可謂非復仇之勇，中興之辟哉。既魏師入江陵，二十八日，即城潰，不守作

卷八 六朝

之殺者有  
變亂已三  
數命於齊  
受命於齊  
蕭望之朝  
魏魏執人  
之魏魏執  
之魏魏執  
得立而後  
樂齊蕭後  
及琮至隋  
而國廢雖  
然本朝論  
聖臣僕他  
人願運至  
此不如此  
生王子出  
地豈其若

孫執升曰  
始於正日  
於凡其  
失其成  
東下其  
東下其

詩四章哀歌陵樹天子楚囚坐而待死又何憊也湘東初移檄入援河東岳陽江州鄧州應命赴義君父急難

則闔閭之讎中夏盟主則桓文之託鳴鼓先驅猶恐不及乃頓留武城翱翔不進殺蕭賁歸江陵豈人情乎岳

陽王譽久在襄陽政令稱治於湘東無纖芥之嫌河東王譽猶是也張纘檢人私怨構戮桂陽王慥無故見殺

譽營不平治師抗刃譽殺方等湘東將王僧辯又殺譽莽卓未誅骨肉先死縱斧伐柯尋禍何已邵陵王綸尸

投江岸豫章王棟兄弟武陵王紀父子橫死水中嚙臂圖土家庭怨氣上薄三先岳陽窮困召寇入室湘東當

日所憂在短狐不在長鯨命盡於譽夫已知之矣湘東始攻河東邵陵涕泣致書謂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其言

至痛湘東不省八王爭而劉石起叔姪鬪而魏兵入晉梁覆隕其禍同途令昭明太子在當不若是武帝年可

死而不死昭明不可死而死鹿子之謠梁亡已兆岳陽憤結於鶴鴿而害延於封豕後梁局促三君疑天不絕

昭明然名雖梁主身猶魏臣去棲別宮死外邸者又幾何哉

西魏取蜀

梁武帝八男武陵王紀最少葛修容出也諸子罕登公位紀先啟黃扉邵陵王綸撫枕而歎益州之佐帝謂天

先為紀安全下方亂唯蜀可免用以處紀既思念不得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貌委以安壤懷彼朝夕武陵愛子

以羣兄比也臺城受圍徐惲勸紀速入援紀不欲行內銜之後竟懸惲首於市此與湘東殺蕭賁曷異乎侯景

乘其隙自對  
運通法探乾  
潛謀通法探  
而蜀竟不  
紀得封手獨  
之由封手獨  
皆罪其下  
於外諸子  
死亡惟圓  
蕭副守成  
都帥眾迎  
降得武禮  
接梁武愛  
紀其子一  
竟便宜○  
著得宜○  
梁武以獨  
不全紀自  
爭欲身全  
天險不特  
聽言不失  
可勿慮旋  
孫執升曰  
不勇憐父  
兄之忠動  
特以嫌  
竊非有一  
復之志與  
路皆之志  
之詞至結

未滅先即帝位。或云太陽門成字。武王紹宗。紀師將發。江水長六尺。黑龍負舟。皆天贊助。然王敦禊花。天正元

年。識者已知其不祥。紀學觀占善風角。臨埋沙洲。乃椎牀歎。吒何晚也。紀在蜀十七年。南開甯州。越雋西。通資

陵。吐谷渾。殖財利。修甲兵。最號強盛。侯景既平。束身歸朝。贊助湘東上也。還救根本。專制一方。次也。兩者無處

冒昧東進。兄肥弟瘦。竟不一念。豈紀以湘東性忌。嶠方之許。即聽而旋旆。未忘聲討乎。然當日地勢。蜀居其勝

劉備偏霸成都。江東許昌。兵威不敵。湘東亂離之餘。自救不給。欲加兵益州。必不其然。紀內惑。圓炤進退。失據

身殉金囊。地為魏有。圓滿軀分。炤正喉臂。二江三峽之悲。莫回上林宣室之怒。始歎阿郎計誤。饕餮絕屬孺子

之言。不可信也。永安死忠。圓炤死逆。不幸一也。武陵之子。不如邵陵。賢者擇死。以正而已。

蕭勃據嶺南

蕭勃父景。梁武帝從父弟。禮寄隆厚。越親居揚州。整斷稱治。兄勵仁孝。忠主為廣州長城。勸助謀誅侯景。事不

成而死。以彼懿親。令望賢於諸王。勃承戚枝之貴。修父兄之德。時平守順。國難赴敵。其職分也。賊景煽亂。陳霸

先舉義入討。勃不助師。反遏止之。霸先兵渡大庾。復令譚世遠結蔡路。養拒於有野。安忍無親。亦云甚矣。霸先

進爵長城。蕭勃起兵廣州。論者予之以義。將以警不臣。明天討。然勃忍忘武帝甯哀。湘東其所攘袂求鬪者。素

隙。霸先志竟不下。衡進蹶。張翼獲一勝。若謂其有微子殷墟之悲。周人王城之泣。未敢信也。歐陽顛言行著嶺

之詞至結



特許其較  
正此亦對  
軍盜而爲  
官耳要之  
如蕭大義  
之知所在  
之陽願屬  
節先勒之  
而當用悉  
平蓋南步  
方觀純臣  
難得正君  
節取格不  
收其效

孫執升曰  
王琳乃其  
梁至永嘉  
結終非替  
即念而奔  
齊猶主求  
之狗意羣  
祀不覆羣  
情反乃之  
時乘正不  
此乘正不  
阿表琳忠  
中節琳忠  
生節琳忠  
哀節琳忠  
散節琳忠

表從蘭欽南征夷獠有大功章榮平珍湘衡界五十餘洞委顧監衡州蘭裕乘臺城內變攻奪敗亂招顧同事

顧責以大義不應霸先入援將至始興則深自結託其於君臣之分順逆之理審矣元帝遣王琳代勃為廣州

勃趣始興顧據城不謁勃襲執之不得已而委質非其本心周文育師據芋韶顧退泥溪擒送建康霸先禮以

上賓授以征討符節方至嶺南盡平齊人定齊楚人安楚霸先用人可稱不惑熊曇朗劫盜之長狡獪變化背

侯填給歐陽顧執陳定殺周文育同一禍機地非淮南而思帝勢異庸蜀而圖王天下既亂人盡為雄繇彼紛

紛者言勃行事較正矣此則於勃有子嗣

王琳奔齊 陳伐齊

王琳兵家子以姊妹後宮之寵親近元帝擒宋子仙破侯景杜龕戰功第一西漢衛青因姊子夫事武帝遂囚

奴入北封侯尚主位大將軍以琳視之勳勞遠矣元帝性猜忌王僧辯密啟琳罪即徵下吏陸納痛哭願死纓

張載拒王命子珩朝入納暮投戈非平日恩義深相結何以若此元帝棲遲荆鎮不戒西隣又出琳廣州自遠

屏蔽魏師歛至呼援不及裴政叫號城下西門已潰帝囚烏慢琳次長沙主亡國破窮無所歸縞素舉哀傳檄

入討蓋元帝君臣之分明於楚心王琳故君之悲烈於漢祖彼成而此敗豈非天哉沌口之戰琳乘平輿執鉞

而麾擒侯安都周文育鎖野豬艦中巡軍白水自謂勤王之師不讓温嶠即吳明徹淮佐良將隕師溢城僅以

敘歐陽願事

贊美歐陽

為願原情

用人不淺其長

變

見人心獨善之賊

琳以戰功顯

大聲罵言足為王琳生色

璠之書雖  
要與各別  
監傳○王  
支我○本  
雖戰○天  
略而○林  
圖思○志  
死不○至  
武九○梁  
恨有○而  
無子○

孫執升曰  
端賴臣下  
之諫爭高  
洋委政暴  
日而狂暴  
救正雖曰  
主昏於上  
政清於下  
助失實與  
不得謂死  
非其罪故  
情首從楊  
入至殺不  
為惡所演  
待賢乃身  
為篡逆

身免琳之為琳可謂勇矣陳師再出齊人不委琳專兵輒屬尉破胡長孫洪略趨秦州輕鬪速敗琳亦被擒明  
徹犇北之將成功壽陽王琳百戰驍勁反接入建康天平人乎誰為為之城東斬首野叟懷血朱場上書茅智  
勝等送柩田橫之客琳猶有人嗚呼猜主怒而不怨孺子死而不忘求木主於煨燼之餘挈大鼎於重淵之下  
自古國家淪喪九死不回如琳者甯有幾哉史稱琳誠信感物有李將軍風雖然李廣之遇甚以蘇武之忠子  
於琳尤有感云

齊顯祖狂暴 常山王孫立附

常山王演長廣王湛之殺楊愔也婁太后哭之哀謂其忠而獲罪齊人咸惜之以國刑不可濫善人不可死王  
允誅蔡邕而敗蕭紀戮徐怵而亡其近是乎然高洋狂暴愔為宰相不聞諫爭簡囚供御身進廁籌覲焉鮮恥  
又東魏故臣妻其母后人倫道絕罪不容死及疏忌二叔命盡捉酒余猶恨彼向者之年為罔生也廢帝殷洋  
之長子幼有人君之度天保間合論洋與殷名尤顯常山王奪其位廢徙在鄴篡無所辭復召而扼殺之絕助之變報施  
固然夫洋窮理殘虐盡性荒淫無道之舉桀紂未聞猶然令終德陽廟舞光大子殷温裕死非正命狂父逸輕  
劍之擊賢子飲金翼之酷天道無知誠不敢信史云洋初命邢邵制太子名殷字正道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  
止吾身後兒不得也楊愔嘗國有白羊野草阿麼道人之謠死生命也夫豈人謀然大惡保首領小善罹刀鏹

此亦疑於倒置  
亦知淵象

繼統而行  
等淫昏不  
得樂死夫  
於高氏無  
一善報男  
子雖多亂  
道相接後  
嗣豈得高  
其貴

孫執升日  
濟江中  
文帝實甚  
於昌蓋貪  
其位也至  
疾篤之際  
感伯宗之  
弱詭詞異  
項固辭泣  
涕而臨海  
之廢又井  
伯茂兄殺  
之弟一暖  
事同致到  
味不若到  
送舉致到  
光天壤也  
生人重也  
為毛重也  
立論大有

亦足悲矣。湛輔洋為暴。永安王浚。上黨王渙之死。湛寶成之。既代常山統。大寶即殺其子。百年至。襲太后。殂服。緋作樂。逼通昭信李后。孕而有女。帷薄之亂。不異於洋。竟以太上皇老。吁可怪也。高歡。莫后生六男。洋演湛。皆為帝。一母三天子。言有奇驗。洋死三十一。演死二十七。湛死三十二年。雖不長。咸克有終。然洋湛最不道。演稱賢主。不免篡弑。山澤龍蛇。戾逆所聚。未可謂帝王之祥也。

### 安成王篡立

安成王之廢。文帝子伯宗也。以慈訓。太后令告於朝堂。謂其罪浮昌邑。聲醜太和。及考史書。第云太子仁弱。帝擊漢惠流亞。不聞有衣車納女。衰經生子之事也。安成居已齊聖。處人凶淫。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為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所生惟文帝及安成王頊。江陵既陷。安成與長城世子昌俱沒。長安文帝即位。周人歸昌。天嘉三月甲戌入境。丙子濟江。隕於中流。四月丙寅。喪柩至建康。是時武帝上賓。親子零落。惟衡陽僅存。羣臣哀思故主。屬念東宮。急望昌入。見宗廟。退班諸王。乃竟衣冠迎櫬。不聞燕笑。但聞哭泣。膠丹水瀆。其誰為賊。衡陽獻王入江。不化侯安都。封公。不慚陳文。殘忍奚啻蕭鸞。獨安成王則進參臺閣。被顧命。蓋兒子則殺之。母弟則信之。又謬言禪位。要其三讓。自此冀百年之後。孺子無恙。孰意攫而有之。不俟再歲也。劉師知涉書傳。明典章。迫梁敬帝。遶牀走。執衣加刃。走報陳武帝。武帝曰。卿忠於我。後莫復爾。此

月身言

憑壁可恨

總論三子

寫出凄凉情狀

當是侯安都所為

殊覺傷心慘目

隱情如此其如安成之中變何

實弑君之賊。後忌安成與王暹殷不佞謀矯詔令還東宮。事覺死北獄。適償厥辜。非死忠也。到仲舉與文帝同里。深相結。韓子高美麗十六歲。即執備身刀。從行。華皎事王偉。文帝囚於侯景時。遇待甚厚。三人微賤相暱。其於陳文。猶漢高之盧縮。樊噲安成逼主起而致命。視孔奂食言偷祿死者重。喬岳生者輕。鴻毛矣。文帝殺衡陽安成。殺伯宗。伯茂何罪。亦罹其毒。彼實存不平之言。所以難免也。昌次不當為天子。則不死。伯宗不為天子亦不死。甚哉天子之位。生殺之器也。

周陳之叛

周迪臨川南城人。少居山谷中。挽強弋獵。既代周續為渠帥。主梁元之世。授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陳武受禪。出兵拒王琳。擒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建鄴。文帝嗣位。熊曇朗反。復結周敷。黃法。甌圍屠之功。賞甚著。陳寶應。晉安侯官人。閩中大豪也。襲父羽。太守陳文武時。榮命有加。至子女受爵。宗正錄系。夫以草澤之雄。隰壁之長。攻剽不仁。陵暴鄉里。此亦古吹簫販繒。監門屠狗者。流驟富貴。任棟岳。名列功臣。家啟疆土。匹夫隆盛。志望已極。猶懷異圖。狼逸犬噬。不顧夷戮。是非兩人始願。蓋賊臣留異教之也。異。東陽狙。黠。守宰。殺郡丞。盪放自為。侯景之亂。臨城公蕭大連。拔為司馬。殘狡失眾心。賊將宋子仙。攻會稽。異背降。為嚮道。反執大連。送景。及景敗。巴。劉神茂。謀應江陵。異復附之。神茂敗。又歎於景。免剡。斬其誦詐。傾險。什百於呂布。劉牢之。陳寶應。為其子。

孫教周險許曰  
巨實應以為  
陳所使不  
至忠言坐  
納國力薄  
耗周陳特  
罪留者蓋  
誅首惡也  
盜烟帝此  
復何如室  
行雅文可  
嚴雅斷制  
或直或曲  
荷筆終不見

自其死

一子一奪筆舌森嚴

情事既真文氣亦復振盪

落筆嚴緊

留異反覆

挾詐更甚

孫君升日  
精或猶豫  
久則堅決  
護試恭帝  
猶感死帝  
至亦之一  
子亦一之  
同盡彼固  
習而不有  
幾而復有  
震驚之色  
自非當都  
召授遺詔  
則立瑛之  
期地無之  
知人遠過  
位父而傳

壻周迪與之通謀。兩人愚悍，惟彼所使。虞寄流寓東山寺，致書寶應，諫以十事。卽馬援說隗囂班彪著王命，無其慷慨，寶應戀閨房，甘與同惡。章昭達乘流放簾，縛取草間。周迪為程靈洗所驅，竄身山谷，駱牙斬之道傍。是時留異、桃枝敗北，依棲寶應，亦懸首建康。少長咸死，雖舟船下瀨，南州底定。然連年鞠旅，方翦三兇，國力幾頓矣。蓋異罪同王偉，漏釘舌之誅，惡浮彭攜，逸抽肝之罰，不唯赦之，又降帝女，錫以昏姻，刑賞一乖，封豕日競，豈非帝失哉。

字文護逆節

周孝閔帝覺剛果，明帝毓仁明，皆末世有道之君也。見弑於宇文護，予竊痛之。護父邵惠公顯，文帝泰之長兄也。顯三子，什肥為高歡所害，導鎮隴右，卒於上邽。護幼少，大父德皇眩最憐愛，年十七，依泰於平涼。泰諸子並幼，委以家務，歎其類己。既從征伐，禽寶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咸建功績。泰臨殂，召護至涇州，屬以天下事。泰於護分雖叔姪，情猶父子。既輔覺嗣，恐名位素卑，羣公不服，于謹對衆推之，人情始定。護又慮覺幼弱，欲其早正大號，逼魏恭帝禪位，覺稱天王。月餘，恭帝殂，綱目直書護弑。蓋護專周政，弑君之事，孺子何知。歸獄於護，書其實也。護方握權，卽殺趙貴、獨孤、信，於是李植、孫恆等起而圖之。張光洛泄言，植等誅死。護遂弑覺，立甯都公毓。毓素有識量，雖為護擁心，弗善也。護遂使李安進毒而殂。編年攷之，護丁丑二月弑魏帝，九月弑覺，庚辰。

惜寶應不聽其言，貽後日悔。

三人一時同盡。

盤旋有致。

真是朝廷失其綱紀。

一筆總挈力如扛鼎。

泰知護最深。

寫出一體至誼。

罪誠有所歸。

與漢質帝同。





孫軌魯自吐谷深自西晉之世別傳容廬而四傳陰山以居傳孫葉廷以王宮氏號為氏因自號其國曰吐谷其因自號其國曰吐谷其因自號其國曰吐谷

於突厥反尋干戈背恩不祥宜其敗也然項王以太公歸漢王漢王不解兵卒殺項王有天下後世未譏其負義以此罪護豈心服乎抑齊數未盡賢人尚存護逆當死昊天不祐孫皓雖暴陸抗不死吳國不亡齊之謂也曹操雖強終身漢賊屈於孫劉護之謂也字文泰有事山京請魏主廢乙弗后納柔然頭兵女護欲藉突厥攻齊則迎木杆可汗女妻周武母中國婚姻蠻夷仇讎鄰壤作春秋者尤深惡諸

吐谷渾盛衰

吐谷渾若洛廬皆鮮卑涉歸子二部馬鬪兄弟責言東西遂分阿干之歌哀思骨肉傳之子孫為輩後鼓吹大

曲其亦詩人常棣之義乎葉延痛念父讎縛草泣射辟奚憂傷三弟避位而死視連感父悲隕不遊娛酣宴者

十五年阿柴會子立弟折箭戒後勉以戮力一心共固社稷咸誠心為本孝友世承中國之君尙或愧之劉瓛

蕭繹死不食餘矣阿柴并兼氏羌地方數千里居沙州號強國常登西強山觀墊江源見水東流慨思朝宗乃

遣使入宋獻方物封澆河公是通諸夏之始也慕瓚歸魏禽赫連定送京師太武策為西秦王魏公卿議論矜

大謂小白賜胙重耳受田塞外小國封賞宜斬其後貢獻頗闕此妄以天王自待而徒失遠人之心也慕利延

殺緯代叱力延等出逃魏詔晉王伏羅討之遂奔于闐國樹洛于子拾寅立數傳當隋嵬王訶叛父歸命文帝

拒以大義乃止國以孝弟始者反以大逆終夷族擾擾失豈在詒謀哉吐谷渾西走以來賢而強者莫若阿柴

應麟筆

引事相證

齊國得人之效

入逆節之失

其言特微

可齊驅於禮義之邦

殊失懷遠之義

後世不能守前人之義

與德先不能  
盛德之後  
貽以立國  
安以固與  
根水者有  
粉然則司  
異八則齊  
宇瀟梁之  
益之齊荆  
孫陳之殺  
兄之子試  
逆承國翼  
以享國聞  
時卑當風  
其亦當知  
愧矣升夫  
孫執升日  
高緯昏亂  
後宮多類  
龍朝右武  
以兵臨之  
勞兵振纒  
戰被宗後  
難一之屢  
已無再姓  
之勢齊興  
權橫取快  
自起公飲  
是快舞當  
之驗和極  
勝之罪又  
何開之

暴大而久於位者莫若夸呂啟土則氏建公孫雄威則君稱可汗強弱之際可以觀世即中國禮樂之鄉先王仁義之化傳及百年不能無變必欲責鮮卑有治無亂其道誠難抑論祖先立國則賢於朱蒙遠矣

### 周滅齊

起勢橫絕

趙高教胡亥肆志寵樂和土開說齊湛縱橫取快百世而下其術同符若祖珽進計欲上禪位東宮始稱極貴

則振古未聞也高氏以豪俠起北邊世無令德歡演算弑澄洋淫暴魏鼎遽遷桀宋無恙人方謂徼天過厚惠

逆吉凶理有未信又甚以武成繼極惡等文宣河南河間樂陵諸王無罪而殞羣小朋昏牆茨不掃及身而斃

逸罰猶譏況太子不肖無故禪立婢媼擅定策之功優匪獻推戴之力宮車未晚而新君受朝太上方壯而元

子南面是則桀紂同宮幽厲並國上下為獻勢不終朝周人起而乘之豈特武王觀兵沛公入關而已趙爽鮑

宏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其策若行周師一出齊可立定猶更需後舉假以歲月者此周武之不斷非齊人之善

守也斜律光死齊久無人晉陽城陷驛馬不達韓高握槊馮妃獵圍周師既逼開城合戰婦人唱走未敗而逃

后服方至中途齊國已非主有安德王延宗患難權立奮身死戰東門之役周武幾縛不意鳴角還兵醉人不

整力屈被擒敗非其罪以劉謚哭廟之忠負子嬰素車之辱豈非天乎主纒棄平陽走鄴繼又棄鄴走青州顛

沛無策唯有逃遁然遷國不再身將安歸孝珩徙出滄州荀子溢縱暴鄴境時最危急尙猜忌忠戚放縱宦官

卷八 六朝

死而不悟。夫復何言。廣甯任城。共謀匡復。為憲所執。趙穆等迎立范陽。敗奔突厥。挽覆舟於中流。起死人而肉骨。宜其難也。齊緯窮感禪於子恆。厥父覆轍。躬亦效之。八歲之兒。亦蒙帝號而死。悲哉。

### 楊堅篡周

孫執升曰  
天元非暴  
所為非位  
離年禪位  
變亂舊章  
楊堅不為  
行父不問  
救正徒欺  
人竟稚欺  
取於附屬  
甲誅之堅  
血謀之堅  
深賞之而  
罪固已自  
見於皇言  
外

隋公堅相貌非常。有人君之表。宇文憲王軌勸周武帝蚤除之。不果。後竟篡周為天子。王衍不殺石勒。卒亂晉。室至今恨之。然周武之世。堅跋扈未形。殺之無名。且有天命在。烏能殺也。天元昏虐。君臨踰年。即禪位於太子。

閻夫魏弘禪子宏。而身弑齊湛。禪子緯而國亡。太上不祥。前車非遠。天元不念禍亂。尊高自擬。身為王者之父。志窮四海之欲。五后並立。大杖酷行。憲軌孝伯等誅死。而忠賢盡鋤。趙陳越代。勝諸王就國。而根本不固。驟疾。

病瘡。嗣主幼。鄼譯劉昉。遂謀戴堅。此皆狡諂。小人不足多怪。獨李德林齊朝宿望。周武尊禮隆重。謂其人在。天上。瑞愈鳳麟。而願死奉逆。贊堅陰謀。華歆楊愔。二賊肉脰。豈足食哉。尉遲迴累葉貴戚。城居形勝。憤堅逆亂。

投袂稱兵。仗義疾呼。何往不克。韋叔裕李穆等。不知大義。助堅為敵。黃龍兵敗。擲弓罵賊。迴歸地下。軍士坑屠。崔義不辭粉族。諸葛誕甘心碎首。莽昭之世。天地君臣。賴此不滅。事雖不成。何可少也。趙王招圖。堅杯酒徘徊。

不成。元胄扶堅下牀。自謂勇等。鴻門然比之黃浦。其功狗耳。楊后麗華。柔婉不忌。周旋暴君。接御婢嬪。有衛風。碩人之德。後知父異圖。不平憤惋。堅欲奪其志。以死相誓。黃皇室主稱疾不朝。山陽夫人抵璽軒下。外戚亂賊。

風華典雅  
不成人之德。後知父異圖。不平憤惋。堅欲奪其志。以死相誓。黃皇室主稱疾不朝。山陽夫人抵璽軒下。外戚亂賊。

風華典雅  
不成人之德。後知父異圖。不平憤惋。堅欲奪其志。以死相誓。黃皇室主稱疾不朝。山陽夫人抵璽軒下。外戚亂賊。

國始為子二蘭位成據人○見○聖○深○信○血○取○人○救○行○楊○變○離○所○天○孫  
大位皇嗣年武之成據人○見○聖○深○信○血○取○人○救○行○楊○變○離○所○天○孫  
司上后位納建中宮之日勢於陽室外

事勢必無所濟

哭耶笑耶

何得輕殺無罪

何又自蹈覆轍

事實賢者

三人固應同諱

可惜義功不成

氣類通別

類有賢女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天生三后所以不辱漢周抑亦發逆臣之恥。維三綱之絕也。

始興王謀逆

新安王伯固文帝第五子始興王叔陵宣帝第二子也。兩人素不協。鮮天親之愛。然伯固善言論。輕率嗜酒。好

鞭筆。叔陵少機辯。強梁嚴刻。性相似也。骨肉宗戚。理無親疎。獨情好。應求又各有類。賢者邇。賢不肖者狎。不肖

周召同功。管蔡並亂。其大致也。太建時叔陵用事。伯固諂附。彼所親近。非以諸父昆弟。篤念不忘。直劫於勢位。

向炎而趨。又叔陵好發冢。伯固挾弓矢好射雉。兩人入則登朝堂。侮耆耆。出則行田野。縱椎埋。其視殺人放火。

如捕戲飲酒。聊復為之無害也。宣帝不豫。太子叔寶當立。叔堅侍左右。忽抽藥刀為弑逆。無平日約束之謀。內

外資助之力。而僥倖鉛鈍。賊傷人主。此蓋身為莽。何羅擊漢帝殿上。觸寶瑟立。僵而叔堅奪刀褶袖。其功則金

日。礪也。雲龍突走。白帽招呼。叔陵跳躍。勢僅一夫。伯固不度利害。單馬馳赴。助其指揮。及四門既閉。蕭摩訶兵

來。噉其泣矣。何嗟及矣。宣帝四十二男。惟岳陽王叔慎知大義。有漢北地王諶之烈。次則長沙王叔堅。搃始興

拔太子兄弟急難。勤勞在。原然醮祀。日月衣服。木人亦鮮。令終。雖史云。詛祝上書。皆孔範管斌施文慶等為之。

抑以驕召。忌繇自取也。西省見囚。涕泣陳對。欲死見叔陵。責彼泉下。叔寶哀而赦之。乙卯之功。不能受福。猶可

免死。叔寶豈忍人哉。史又云。叔堅酒家婢子。性頗使酒。為兄弟所憚。初與叔陵招賓客。爭寵不平。朝位鹵簿不

感也。篇中。有性相。道嫉寵。生伯孫。其必楊之。困之逾。禪於。煩有後。堅不。之其。竟。厚。后。知。遂。引。靜。至。感也。篇中。有性相。道嫉寵。生伯孫。其必楊之。困之逾。禪於。煩有後。堅不。之其。竟。厚。后。知。遂。引。靜。至。



舉畫情狀

無不字帶

刻骨至帶

說叔實武

堅或揚要

抑或揚要

無極美大

約以虛致

傳神以實

證見義自

是文家料

孫執升日

後主荒淫

陷兵隨境

猶自奉妓

不輟酒賦

於斯而甚

於斯而甚

蓋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於平居沈

肯先後左右爭道鬪其後奮縛叔陵似發宿嫌非忠國主然叔寶在東宮伯固善嘲謔甚親狎叔陵心害其寵將中以法既懼相得願同死何也凶殘性類始隙而終固一見之宋劭潛再見之陳伯固叔陵矣

隋滅陳

江南亡國之君陳後主與齊宋同讎抑考行事不若是甚也宋亂於子業亡於蒼梧齊亂於昭業亡於東昏凡

兩更無道國祚始絕陳則武帝以下鮮聞凶德後主性好文酒狎昵婦人其最不道者在於殺傅縡章華至瀆

亂天倫誅滅宗戚則未然也國亡入隋願乞官號平居嗜驢肉與子弟日飲酒一石終於洛陽享年五十有二

其所為近於頑鈍無恥雖由此失國身亦因而得全劉禪東遷不思岷蜀孫皓泥首賜爵歸命二主皆無人心

然禪愚皓詐禪弱皓忍所為亦有小殊宋昱齊寶卷皓之流也陳後主叔寶禪之流也隋伐江南人人言克抑

而不聞大言無懼者獨施文慶沈客卿江總孔範等耳周師入齊馮淑妃猶翫粉鏡急而用兵大抵非荒主所

樂陳後主日夜同八婦人十狎客劈箋製詩麗服酣飲風流自命甚於無愁天子一旦戎服對敵左右勞苦無

異桎梏或臨眾大笑或腹煩欲決大師在前童心如故彼但冀早釋干戈幸自寬勝敗非所計也任蠻奴始請

固守臺城緣淮立柵精兵金翅徑掩六合其策誠善主不能從後竟背而降隋引韓擒虎軍入朱雀門是雖憤

言不見信計出反覆然江南既亡任瓌猶勤王擁立陳氏子孫此非蠻奴弟子與門庭以內一忠一逆何懸殊

摘發隱微

以類相召

放翁一筆

事固必有其偶

配合極當

一句承上起下

荒主情狀如畫

鉤深摘隱幾無遁情

激之使然

其如死  
結願須純無恥

也。岳陽王叔慎刑牲誓師，不望青門，高涼洗太夫人，保境拒守，捧書慟哭，宗王抗北地之節，婦人明霍戈之義，而長城喜笑如漢安樂，亦無可如何也。

### 隋易太子

獨孤伽羅周衛公信女，信奇，隋文狀貌乃妻之，後竟為皇后。單父呂公善相，女婚劉季，遂啟漢室，事適然也。文

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子。太子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漢王諒，皆其所生。五子同母，少長咸序，謂可百世無

患。乃秦王死，最蚤疾，繇妃崔氏帝徵還京師，責其失德，免冠就第，臨死僅哭數聲，祭以鹿脯。文子天性薄，何若

是開皇二十年六月，秦王俊卒。冬十月，太子勇廢，楊素陰陽之術，險於趙高，姬威羅織之文，毒於陳舞，英君察

后昏而不覺，遂至兒女譖，愬至尊，流涕飲食，媿喪宮禁為獄。帝因鑒高歡縱子不知其惑，甚歡也。蜀王無罪，廣

素問之，華山偶人，冤同漢戾，帝責彼十罪，幽於內省，獠婢給役，瓜子不見，可謂窮矣。煬廣弒立，漢王起兵，羊慈

首背咎徵甚顯，晉陽窮感絕，屬幽死為時幾何？諸子安在，跡彼終始，惟秦王蠱傷，妒妃為虐，其他死廢，皆成於

廣。文帝皇后愛其老醜，給事樂器塵埃，後庭無子，屏帳不飾，稱為德器，孰知窮奇飾詐，外結朝臣，內通婢姥，東

宮無鳩毒之謀，而謗成貝錦，藩房無西岳之祝，而誣極鬼神。此蓋玩父母於股掌，而速欲取償於天下也。獨孤

性忌，後宮希進御者。文帝悅尉遲迴女孫，后即殺之。帝怒奔山谷，嫉妒之害，其所身嘗，獨不可為太子勇。雲昭

孫執升日  
附文明察  
近於英主  
獨至其所  
則為其愚  
愚於其愚  
其父只是  
善於其節  
蓋勇性本  
中人結本  
總人所結  
固非其好  
然帝亦未  
嘗決欲廢  
之而贊廢  
孤之則成  
孤者獨成  
惡勇也後  
庭多寵感  
供役老醜  
主廢立專  
不立其情  
師知其情  
要者其情  
於此者情  
後俱在不  
是而不在  
一念之妬

二世而亡  
觀劉宗之  
其禍更爲  
烈不先公  
相其女而  
親之正耳

訓寬乎。后年五十九崩。帝始近聲色。陳宣華蔡容華皆有寵。後俱見逼於廣。彼違女謁者。節不固於老髦。而僞恭儉者。亂獨流於天親。父子交譏。後悔何及。高頰妻死。其妾生男。諸王朝士。妾或有娠。於后無與也。必嫉而斥之。既妒其夫。復妒其子。既妒其君。復妒其臣。后年有盡。后妒無窮。不舉天下殉之。曷止乎。

真是嫉妒性生

妒之害深此至

若父子均當唾罵

### 突厥朝隋

突厥者。匈奴別種。世傳其先為狼。生有牡牝十男。各為一性。泥師都二妻。一孕四男。之說微近。誕妄要其種最荒賤。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為鐵工。兜鍪突厥號所繇始也。土門強盛。求婚蠕蠕。阿那環嘗辱之。遂與魏婚。妻長樂公主。西海獸裔。柔然羞言婚媾。中國降女。舉朝不慚。其辱視漢妻。冒頓尤甚。土門既稱可汗。其後木杆強。大日熾。周齊敵國。咸結為援。舉足左右。繫其安危。佗鉢無禮。呼為在南兩兒。周千金公主。趙王招女也。始妻佗鉢。繼妻沙鉢略。最後妻都藍。夷狄之俗。世妻國母。因循罔忌。公主華人。獨無媿乎。觀其哀痛。周亡。題詩屏風。始終怨隋。不忘宗祀。至今讀皇家飄流之詞。猶有申胥復讎之志。彼遇等明妃。身從胡族。甯得已哉。安遂迦事發。突利構而殺之。累世喪節。不免淫死。南越呂嘉。殺樛太后。特以安國少季為名。非心誅亂也。長孫晟善彈工射。好奇計。務立功名。隋文少所器異。繼副宇文神慶。送公主至突厥。與處羅侯結心腹。得國中要領。後遂設策。携貳招其主。為隋藩臣。季晟奇略。鄭吉不如。中行說等死。豈足贖哉。阿波可汗。木杆之子。達頭

可汗沙鉢略從父也。晟欲圖沙鉢略，先結達頭阿波阿波戰，敗說之入朝。其母爲沙鉢略所殺，遂身奔達頭。貪汗地勒察咸附之，盡與沙鉢略敵。沙鉢略乃窮而歸隋。此文帝之所以殞歷受朝也。莫何沙鉢略弟都藍，其子也。沙鉢略舍子立弟，弟死，子復得立。蠻夷授受，有天存焉。突利者，莫何子也。妻以宗女，使閭都藍、都藍、達頭襲之。戰敗南走，晟邀之入朝，爲啟民可汗。都藍被殺，達頭迎降，啟民益大，樂爲隋臣。此煬帝之所以幸帳賦詩也。夷狄宗族，自相屠翦，爲中國所愚，反見德，願效死。蘇張縱橫，功皆繇晟。然晟始不爲媵臣，亦安能深入蠻中，陰陽離合乎？繇此言之，千金公主亦隋室功臣也。





明太倉張溥論正

隋

隋討高麗

其端自矩發之

高麗之變始於裴矩當時突厥啟民入朝車駕千里煬帝親幸盧帳索辦擊肉韋韞獻酒中國之威雄於渭橋

二三佞臣謂強夷稽顙溝瀆小醜望風景附無煩鞭箠凡事類然何可不致謹不意其禍生所忽敗乃隕堙也魏孝文時高麗王璉革

心恭順年百餘歲死為舉哀京郊其孫雲事宣城尤謹土毛不愆侍子敬職彼奉大國久度不無禮於隋且齊

洋主國崔柳出使求魏末流人高麗王成應對少慢柳張目怒叱擊墮牀下左右雀息不敢動遂挈五千戶歸

報命偏安竊伯恫喝所及趨款恐後隋混一富強三倍於齊戰馬百萬一呼雲集高句麗箕子舊封武力遜於

諸夷巖兵介下肉袒出迎其勢宜然顧困獸求鬪雖小毒也聚天下之兵頓於一城轉萬里之粟輸於窮海高

麗為主隋人為客彼勞此逸勢自懸殊夫曹操赤壁苻堅淝水咸以兵多致敗未有旌旗鼓角五千有餘里水

陸淹留連營阻險師行絕域令稟中朝觀望戰鬪得完者也九軍度遼三十萬五千得還者二千七百人耳明

珠彈雀有喪無得人君慎無以敵強而棄國寇小而玩師彼威驅朔野之雄力窮手掌之地一蹶而憤再蹶而

孫執升曰 帝幸其民 因入威發 高麗大朝 遂致入師 視駕歷出 無功不轉 茲國內耗 知不映耗 嚴職為言 塔通篇易 高麗之武 服當揚武 反說勢以 以正取示 響左說右 轉橫側皆

隋人情於兵機

反形事勢文氣激盪

凡事類然何可不致謹

高麗致順特為之原情

至此方入正意

二者均當致戒

懼煬帝雖豪能更大帳賦詩薄漢天子哉乙支文德詣營詐降于仲文縱而不執來護兒兵捷畢奢城將趣平壤詔忽召還論者恨其坐失機會然即使獲勝時叛時服猶足遠傲中國淮南王諫伐南越庾質郭榮得其指矣

煬帝亡隋

煬帝亡隋與胡亥亡秦後世同譏二主性皆不仁廣尤矯飾顧其悖逆天紀屠戮骨肉行事多相類扶蘇矯詔

自殺十二公子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杜將閻昆弟呼天拔劍子高死願葬驪山足書曰自作孽不可活亥惡貫

盈亡秦者胡蓋繇於此隋太子勇廢為庶人升樹叫呼不得一見文帝及抵牾遣追反速之死十男毒殺竟無

存者天生兄弟分形共氣平居順齒患難在源兄為天子弟為藩臣人倫榮遇情尤有加奈何以弟殺兄舍順

效逆夫身即肢體兄弟手足世未有手足斷裂肢體聯屬者也廣亂父姬罪甚於亥趙高教胡亥悉耳目窮心

志於是復作咸陽宮欲如煬帝千乘萬騎繇絡山谷奇服巧態炫溢後房即始皇遜不如亥病未能也夫樂天

下之樂憂天下之憂天子之事也以一己之樂易天下之憂後世人主之失也始樂而不節則民貧繼樂而無

制則民死天子以人之死為樂天下亦必以死反之彼遼東之歌哀於清夜江都之夢徵於西閨人情實然豈

獨天道隋師入陳君臣詩酒不輟驛啟塵封文帝笑之廣親承其弊亦惡聞盜賊手斬宮人亡主諱亂繫其性

孫執升大日  
通四段起  
有以狀一處  
骨肉為則  
以志窮一奢  
修為窮一奢  
後幅與言  
變亂與陳  
主同是令  
意與陳主  
終與陳主  
異是陳主  
蓋必國支  
亡家一敗  
先燕隋卒  
於楊廣之  
手此召風  
之大者故  
從此徑入  
至華之入  
奉兵之入  
禍乃國計  
民所繫計  
故及之

大發笑聲聞者拍手

不列名言

覆轍實同

秦之慘毒

隋之慘毒

何嘗悟者之少

此言服藥之華

一段純以議論行文真覺酣暢無比

論出危機可顧

安頓頓合

古今所同

之則比長城  
自比長城  
故即借以  
作波瀾不  
必痛加紙  
斥而溫文  
遠觀固已  
詳披剝極  
其

孫執升曰  
唐興義兵  
以平暴亂  
要其主宗  
者惟太宗  
一人但英  
略不餘學  
時不足當  
致時之失  
有得此文  
亦木其意  
蓋一掃色  
其詳此則  
得此合  
觀之而唐  
失固已得  
覽無餘義

情臨事而徹大愚一軌此虞世基所以用趙高之術字文化及等所以尋間樂之逆也廣游倖荒淫汲汲顧景  
惟恐不足迺語蕭后即亡不失長城公然蕭后不妒之德或亞沈后而煬廣人倫之惡十倍叔寶欲班同三品  
死葬芒山惡可得哉

### 高祖興唐

沛公劉邦起兵在秦二世之元年九月唐公李淵起兵則在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之五月也二世立三年趙高

弑之隋煬荒淫十三年始弑於宇文化及兩君無道同其數修短則異然漢唐真主仗義驅除咸在紂惡既盡

之日是以興師未幾其主先亡也唐公遠祖虎在西魏時賜姓大野氏隋文帝與淵親愛復姓李氏顧方士言

天子之讖民間歌桃李之章猜忌如煬危且不保淵女甥王氏在後宮煬問淵死否懼而縱酒納賂以自晦其

不為李洪兒者幾希隋申公李穆初薨孫筠當襲爵叔父渾使兄子善衡殺之以國賦賄字文述請紹封後食

言述乃遣裴仁基告渾反推從子敏為天子於是敏渾善衡宗族三十二人皆死此亦渾殺筠之報然朝廷既

以圖讖戮人姓氏相求何厭之有淵幸得全反任山西河東撫慰大使命有天下者其人日在側不可得而殺

也淵在晉陽擁兵自強頗無大志子世民請之裴寂劫之強而後應是惟懼私宮人中死法以為反亦死不及

亦死與其死也甯為賊耳然主之者實世民也子不能匡父以正而迫之以淫懼之以死弔民伐罪而先表餌

事固迫於不得已

仍借秦以為喻

楊廣所以不致於見殺

入手便以唐配漢

師既有名又適逢其

此處說常見機

真主殆天授

太宗開基會

孫軌升曰  
關中東都  
當時所共  
爭也前有  
都者不有  
支感而後  
有能充不  
終於英傑  
獨李密為  
一時之傑  
而一敗不  
復振卒死  
反覆身死  
密中致學  
密多致學  
之詞若增  
感世充則

主於此不能無過  
其父發慮之始已胎武韋楊妃之禍帝王舉事義利順逆介在毫髮可不辨哉高歡討爾朱氏詐為書稱兆以

六鎮人配契胡激其用命淵欲起兵則使劉文靜詐敕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為兵集涿郡擊高麗用民之

憤使人以急陳勝吳廣亦由此起兵不厭詐其是謂乎寶殺女淵之妻也柴紹妻淵之女也殺女少時聞隋文

篡周自投牀下恨不為男子救舅氏患紹妻一婦人歸鄆縣別墅招合羣盜悉歸於淵其英武豈下世民夫唐

公家庭其無志天下者或淵耳若妻若子若女咸久有圖隋之心四海之略淵又何能與異且淵即不叛隋度

其執節死義必不能為堯君素則不如任賢子而起大事也

唐平東都 李密 王世充

楊玄感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既從征伐威名尤盛討土谷渾還至大斗拔谷從官狼狽即謀襲擊行宮叔慎

止之遼東之役督運黎陽遂謀大舉引兵向洛彼富貴倖人主賓客徧海內驍勇善戰身先士卒叱咤風雲威

方項羽兼荒主在外六飛未還離民在下延頸思亂乘而攻之何堅不克迺兵頓弘農身死諷虜者雖由狹智

淺見不用李密上策亦以楊素窮凶弑殺冤酷天不欲使其子孫得志於中國也密策略弘遠禮賢得士當日

豪傑羣推為首輔玄感不成幾死而脫亡命江海哀吟草野不遇翟讓一飢賊耳謠讖奇異羣盜敬愛統領大

衆權出讓右張耳陳餘豈相厄哉讓貪復無能殺於杯酒先發制人王世充歎密為龍蛇不測抑大業未成自

使事恰合兼有顧致

前人之惡因以累其後嗣

此時窮困已極

機已自露

善用其權





中問論建  
推則多所  
不斥但其  
歸唐而輕  
取世充以  
足觀之必  
善其論必  
核又極其  
詳無不盡  
詞論不失  
當一錄森

而反戈悖逆者其情已殊迨兵次聊城生擒化及秦表皇泰稱臣蕭后討賊之正深予建德唐公不及也唐克長安奉代

王侑為帝尊煬帝為太上皇內圖自王外修臣禮淵亦自云掩耳盜鈴建德武人獨明大節即地非漢祖之入

關而功猶更始之誅莽其所不能望秦王世民者或英主天授大器非常耳若夫兢兢慕義好行其仁王雖不極力推許

成曷可少哉且赦李蓋之死量同項王斬王軌之奴媿侔子密撫降不殺賞忠不誅盜名宇建旌旗者時有百

數行事相近者什不能一也世充始相好繼相惡其深絕之者以弑主故也唐兵逼洛陽世充請救宜拒而不

納竟惑於劉彬空國往撈交非趙魏而勢分胡越秦王定策始戰一舉兩克建德之亡非自亡也為世充而亡

耳以身殉人而殉者其譬以國委人而委者其賊魯連虞卿之義至此始微抑其詞貴於排難解紛不如是其愚也曹氏明察善

斷遠過建德其言不用狼狽就死內有賢妻而違以蹈禍莫妃能佐高歡之成曹氏不能救建德之敗婦人雖

智命繇其夫斯亦各有天哉魏於其妻

唐平隴右薛舉

隴西盜起金城令郝瑗將討賊薛舉與子仁杲劫之座上矯稱捕反者起兵為亂度瑗從舉非出誠心宜善自

全圖去就迺忠於所事誓死不反何也舉始用兵即降宗羅喉襲皇甫綰鍾利俗唐弼等相繼殄服勢誠驍銳

然以之比唐關地聚民不過一大國諸侯使早知廢興稱巨獻順如吳芮長沙尉佗南粵保功名終計豈不善

用反接法引漢事證

市休安備唐意

建德常有

大至其子  
罪於去就  
景半言仁  
而亡不事  
於雅而自  
沈雅藉防  
沈雅藉防  
深

孫執升日  
事勢詳明  
行文更極  
委折有雄  
正致折有  
情致折有

璩獨非之侈然擬於漢高昭烈使舉心侈大戰鬪不息卒至覆宗殞國此亦陳嬰之母所深笑也高據既拔璩  
勸舉乘勝直取長安會病死迺止璩遂哭舉不起又用反跌即其生相信死相哀未嘗無君臣之義英雄之感然舉非項  
籍而璩慕范增徒死無益余又傷其力小而欲與天爭也仁杲勇號萬人敵獨貪而好殺即舉殘猛亦心惡之  
每戒其虐必亡國後果為秦王世民所擒夫薛舉父子素不敵唐前者高據之役豈舉能勝哉特以秦王臥病  
劉文靜殷開山違其節制輕師取撓多見殺傷及嚴兵再出始而堅壁繼而長驅賊勢窮感面縛不暇舉一倖  
而勝者仁杲不能再倖欲取天下豈不繇材智度量哉旁舍地仁杲驍將降而復叛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野  
中女取其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封崇義夫人其俠節成功榮於薛舉鞠后矣

唐平河西 李軌

薛舉李軌皆以財雄邊然舉為亂者也軌防亂者也軌略知書有知辯好賙人急見舉亂金城恐郡縣吏辱弱

無足與計誠不忍以鄉黨宗族父兄妻子委盜賊魚肉始謀聚保河右觀天下變苟亦名之為賊不幾以燕雀

笑鴻鵠哉羣衆推奉軌遂有奢心欲身應讖書夫李密公卿子孫號令霜雪志氣才略百倍於軌猶不能符歌

桃李自命真王軌何人斯望為天子多見其不知量也安興貴家世涼州久留長安表唐高祖還願招軌臣順

其說不行即與弟修仁結西域諸胡圍城連奚道宜擊軌玉女臺成不求神仙徒別妻子愚哉涼帝坐而死寇

可謂不知量

不知彼二兩

防賊者身必不肯為賊

兩兩相形益見軌之為愚

真可笑歎

孫軌升日  
武周一行  
直是邪其  
賴兵攻元  
大抵皆因  
人晉成事  
至實陽之  
以驕逸自  
取篤中極  
力推倚見  
王剛終不  
足仗祖輕  
委元吉幾  
至敗亡大  
除既明其

然興貴初心○非欲殺軌○示以大唐之盛○勸其東歸之樂○設軌能聽之○奉圖朝廷○世作蕃輔○與國終始○興貴未始

非涼忠臣也○隗囂有一馬○援不能用○而用王元病飢憤死○豈援罪乎○興貴成言而出○建節而還身○入大敵威宣

萬里厥功高矣○豈特使不辱命哉○隋末羣盜竄建德蕭銑稱賢○次則李軌○三者智數雖殊○廢興亦復相近○其興

也○建德戒害忠良○銑惡自相攻戮○軌亦禁殺人取貨○其廢也○建德殺王伏寶○銑殺張繡○軌亦殺梁碩○寬大則士

附猜忌則眾離○從來爭天下者○無不然也○

唐平河東 劉武周

史言劉匡妻趙氏夜坐庭中○見飛光投懷○感娠生武周○彼為盜賊者○其誕育固有神怪哉○武周受王仁恭愛遇

總虞侯直閣下盜其侍兒○反懷異計○說諸惡少年殺之○逆亂負德○與楚王坐客袁盎從史異矣○武周雖驍悍善

騎射○其所資以尤强者○在得宋金剛○金剛上谷賊○與魏刀兒善○竇建德滅刀兒遣人招之○金剛志曰○魏王死吾

義不往○拔刀將自刎○眾抱之泣○遂歸武周○武周號為宋王○分遺家貲○妻以女弟○金剛出故妻而納之○蹈殺妻之

忍○以明丹青之信○其人穿窬耳○然破裘寂殺姜寶誼○齊王元吉懼○奔京師○是時彼師盛若王尋○唐兵弱猶光武

雀鼠谷之戰○可方昆陽敗而復勝○危而復安○非秦王世民其誰克哉○元吉驕侈喜鷹狗○其守并州時不修軍政

惟載置網三十車○日夜縱獵○聞武周騎屯黃蛇嶺○始遣張達率百人嘗鬪○達為鄉導○榆次失守○諸城連破○晉陽

深為李軌備借

大為興貴生色

興廢各有故

筆力堅凝

故為驚訝之詞

文有逸致

一眼規定

人倫何存

所幸者有此



皆以低徊  
唱致見其  
情致真覺  
意無窮而

江蘇執之  
稱雄竊之  
一者紛不  
歸自伏威  
效就珍盜  
旋公祗再  
叛幾累伏  
威然順此  
殊相彼逆  
雖多頭緒  
皆以正威  
史記如載  
穿插合傳  
不衫映履  
之致不履

兵遲疑不進。銑窮出降。設唐果殺靖。蕭氏坐大。孰發十策。銑統地廣。浩西至三峽。南交趾。北距漢水。無不附屬。獨性外寬。內忌大臣。疑貳董景珍。叛張繡。誅銑益孤弱。梁元帝出王琳於廣州。而魏師至。蕭銑移諸將於江。循而唐兵入平時。自空宿衛倉卒。難於呼援。其所以取敗同也。唐釋李靖。猶漢赦淮陰英雄。瀕死而生。王業得。人而成。自古然矣。

唐平江淮。杜伏威。李子通。  
沈法興。輔公祏。推原事始。

杜伏威輔公祏。刎頸交也。公祏數盜姑家。牧羊餽伏威。縣迹捕急。相與亡命。為盜下苗海潮。殺趙破陣眾。遂盛大。然兩人隙未順。逆中分伏威入朝。公祏反誅張耳歸漢。而王陳餘自立。而滅效忠者。智恃大者。愚成敗之數。前人較如矣。伏威選敢死五千。號上募。每戰先登。又有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同衣食。其中闕稜王雄。誕最知名。稱大小將軍。伏威初渡淮。與李子通合。後被襲。重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亡。又為隋將來。整所窘。眾復潰。西門君儀妻。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十餘人。從之。追兵至。力戰始脫。伏威不死。王將軍力也。子通跳梁京口。汪華據雄。歛聞人。遂安守險。岷山三者皆唐勁敵。雄誕兵至。或窮窘乞命。或傳諭。降功勞甚顯。公祏謀叛。爭以大義。遂遇縊。伏威效西河於生前。雄誕從臧洪於地下。雖人各為其主。死可謂非唐忠臣哉。闕稜勇善拍刀。威行羣部。南討公祏。戰功獨多。青山之戰。賊眾下拜。趙郡王孝恭。誣以謀反。殺之。忠功見誅。義士。

即用反筆一振

就便引證

語以扼要見奇

張陳自可為鑒

伏威有名將

略頓一筆

二人皆明見大義

惜殺之死



孫執升曰  
中孫原逐  
事勢並起  
其支黨漸  
往慶田間  
人動無隙  
而往乘隙  
往慶田間  
人動無隙  
而往乘隙  
往慶田間  
人動無隙  
而往乘隙

痛疾公福年長於伏威人呼輔伯奮擊子通長刀無敵感於左游仙都陳故宮僭位號益州子陽偏僮何益祇  
速死耳沈法興吳興郡守亦起為盜才不及子通遠甚沈江先死所自取也張善安年十七掠淮南猶伏威年  
十六入長白山同年少劇賊後歸唐以與公福謀誅斯時又悔不如伏威俱雲母而死也

唐平山東 劉黑闥

唐赦王世充殺竇建德蕭銑世譏其失刑未幾果有劉黑闥之亂黑闥與建德少相友善後亡命為盜更事郝

孝德李密王世充乃歸建德封漢東郡公委以斥候每乘隙奮奇入敵中出不意兵多摧克軍中號神勇凡人

幼少結納壯大同事雖為盜亦各有類也建德死黑闥還匿漳南杜門不出然古來跳躍百戰勁賊假王未聞

稿馘戶牖即窮困無聊雜於農夫傭保此其人豈肯鋌茶老哉唐祖用人非長建德舊將散在民間既不能殺

之又不能用之彼無半城之寄寸組之賞足以係累其心縱官吏不分捕郡縣不呼討亦有羣為盜耳漢定天

下功臣偶語沙中子房即懼其反羣盜放蕩不納繩黑徒出使者望道路是激速亂也劉雅願守耕桑眾共殺

之黑闥方種蔬見諸將來即椎牛享士襲破縣城不數月間遂復建德故地善戰如李世勣羅士信等皆非其

敵李玄通不肯從賊酒酣舞劍而死史萬寶擁兵不進坐喪淮陽王道玄二臣忠逆殊顧其勢則危急秦王克

平山東黑闥尚能為禍崔元遜諸葛德威彼所署將誘以飲食始見執窮寇再奮中原幾震糜虎豹者無術忽

以無敵死

法興以無能死

補出伏威之死輕潔無痕迹

手法粗野

草澤英雄輟耕太息讀此如聞其聲

虎狼飢渴勢必噬

無以處之故使至此

此亦一動

爲愈耳  
中問論  
大抵從  
公戰國  
俠論一  
出之變  
有奇傑  
氣

二者均當致謹  
秦王壘洛水以敗黑闥用兵之神殊世合轍異哉  
結仍推重秦王

### 太宗平內難

秦王世民之殺建成元吉儒者以爲猶鄭伯之克段抑其事勢殊矣共叔段雖姜氏愛子鄭武公未嘗許立也

莊公卽位段於情則君之寵弟於分則國之人臣莊公以兄訓弟以君制臣納之以義甯敢作慝必養成其惡

而後殺之春秋所以惡其忍也唐之建成於取天下無尺寸功又驕不惜士人心不附立爲太子高祖之愚也

齊王元吉不惟無功且棄太原其罪當斬高祖姑息不誅成彼邪心復聽譖言欲搖秦王父猶瞽瞍二子猶象

欲爲舜者其難哉象心欲殺舜其勢與力不能殺舜建成元吉勢力厚矣操秦王日急坐而待死卽舜當其時

必不然周公誅管蔡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於商辟者法也其辭始以乃繼以致者不忍之至也周公以王

法討亂臣非世鬪牆者比三叔可死者死之可生者生之公在天下慈則家人然卽使管叔不死彼亦必不能

殺成王建成元吉則殺秦王必矣建成殺秦王元吉必殺建成秦王殺建成元吉死者止建成元吉耳建成元

吉殺秦王豈特無建成元吉直無唐也建成元吉死高祖拱手無言讓位秦王設建成元吉殺秦王度高祖亦

不能問也秦王之失惟倉卒手刃夷戮諸子猶有遺譏若夫兄弟不容危在宗廟痛在一割直其所遭之不幸

豈與鄭伯虛心積慮等哉魏徵王珪不能勸建成爲秦伯而敢以立功固寵之謀管仲射鉤寺人斬袪彼猶愧

爲愈耳  
中問論  
大抵從  
公戰國  
俠論一  
出之變  
有奇傑  
氣

論高祖  
王自是  
手是

襟執升曰  
大抵由於  
輔導之無  
人若太宗  
之於承乾  
可謂教不  
而意尤不  
俄國本動  
有非人力  
所能為乎  
此處著論  
甚難得此  
步處後空  
之筆真覺  
爭無漏義  
更有餘情

之尉遲敬德躍馬禁殿環甲海池似以兵劫君然士死知己忠無二君未可非也高祖天下得之秦王凶子害之斐御讒之秦王幾死何怪漢高殺韓信誅布越哉

### 太宗易太子

常山愍王承乾與濮蒸王泰高宗治皆文德皇后所生承乾八歲時敏慧著聞太宗在亮陰委決庶政有大體習以漸變

長而頑淫非意所期也晉幼幼慧後漸奢虐隋勇好學獨多內嬖繼體之君習非則易習善則難為之父者師

傳教諭甯不兢兢然適死於南風勇廢於獨孤適當人倫之變禍患萑菲不能自明承乾遭遇太宗而敗德日

甚是誰咎哉孔穎達令孤德棻於志甯張玄素趙弘智王仁表崔知機等皆天下選備位宮臣每發規論太宗

必厚賜金帛冀以感勵太子後又遣魏徵杜傅寄託深重周昌相趙王浟黯相淮南譚愛子而格非心用意至

矣承乾狂暴不聞悔過更忌魏王泰欲謀殺之侯君集素懷怏怏利國有憂勸其決反李安儼趙節杜荷鑲血

同盟攘臂呼亂唐開基日淺臨湖未幾又圖西宮父子兄弟甯堪再刃哉泰著書下士窺望儲副承乾既敗復

勝晉王帝心不平幽之北苑太子之位天位也泰以有心而失治以無心而始得信才智不可過用庸懦未始

非福也紇干承基承乾所養刺客奔走效用同逆已久會治齊王祐反事懼誅告變身欲脫死忍許尊親罪當

無赦反爵平棘縣公江充重賞戾圖益悲漢武作思子之宮唐宗封不義之侯何相背也承乾廢後岑文本劉

慷慨論列大為秦王吐氣

所置監師傅之力

東宮多名賢

選用正臣心固深明

讀此可憐人爭競之心

太宗於此似屬過舉

洎勸帝立秦長孫無忌獨請立治執持雖正後幾覆唐室使秦得立其無武氏之禍乎然天欲亂唐則興武欲興武則立治太宗且不能違況無忌哉紂立而殷亡漢惠立而呂后亂此皆不可以後日之異變訾當日之守經也

此中似有天意  
大義昭明

### 太宗平突厥

冒頓強於秦末始畢大於隋季蓋中國戰爭則夷狄坐寬豪傑並攻則非族日長卽素所服屬忽絕羈勒擅并兼指大於股操人輕重其勢然也始畢可汗咄言者本啟民子乘大業之亂華人走依羣胡奉役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崛起爲盜咸臣尊之唐高祖興晉陽亦屈節求助雖多請馬少請兵有王者權略然既資其力不能不爲彼下雪恥除凶義存隱忍啟民身鋤香草始畢使升御座父賤爲奴子豪爲帝盛衰豈不以時哉隋義成公主始妻啟民繼妻始畢三妻處羅處羅死嫌子奧射設陋弱更妻其弟咄苾是爲頡利可汗而始畢子什鉢苾長別立爲突利可汗其時公主失行不異千金而突厥勢貳漸等都藍衰亂所繇始也關中屢驚高祖欲徙都出避秦王世民固諫願假數月之期生繫頡利致於闕下蓋彼所縱橫出勝者惟二可汗抑知秦王得因其隙而用之者亦以二可汗故也隴阪陳師突利託款突厥盛氣而來無所加於唐獨與秦王結兄弟耳秦王旣爲天子二可汗乘其新喪初立直抵郊甸天子輕騎詣渭水上責彼負約懼而請和又縱

使歸不伏兵掩擊先耀以強後嚴以仁文王整旅宣王飭車德威備矣頡利弱突利先歸李靖進兵風行草  
偃不折弓矢一可汗俱爲唐臣頡利死京師突利死并州生長蠻夷死葬中原灞東起冢墓碑有文魂魄有知  
尚依唐室此又空幕南幸廬帳者所未有也突厥降衆宜縱還故土毋留中國帝違羣議獨用溫彥博策分處  
河南亡何結社率果犯行營方悔其失始固謂王者大無外而不知戎狄豺狼終不可邇也然幸發之者早治  
之者疾唐遂無晉代五胡之患則魏徵等言猶見施行不與江統同棄矣

### 唐平鐵勒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在鐵勒諸部最雄張其於突厥叛服不常夷男之時頡  
利政亂天子方圖頡利乃冊書拜夷男爲可汗賜鼓纛將以樹敵突厥攜其支黨視漢通月氏大夏烏孫以分  
匈奴西方援國尤事逸功倍也阿史那思摩頡利族人忠誠獻順天子嘉其義立爲可汗使還故疆興滅繼絕  
朝廷厚德風動蠻夷夷男不慕中國之仁驅擊思摩牙帳內徙此在與國爲乘危天朝爲負恩問罪之師其何  
能已王師數出天子厭兵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夷男國家之辱莫有大焉契苾何力夷人忠孝心如鐵石獨持  
讖絕婚進策見用公主不出夷男憤死二子爭殺諸部聞命片言樽俎遂平敕勒厥功茂矣自古議夷狄者周  
得上策秦得中策漢則無策無策者何和親是也漢武帝通西域遣江都王女妻烏孫王昆莫死岑陁欲尙之



公主慙恚不肯聽。上書言狀。報從其俗。其後翁歸靡元貴靡等。紛請無忌也。蕭望之奮發大義。請賜謝絕。徵還少主。邊境謐安。累世積恥。一朝而復。至今榮之。房玄齡褚遂良。唐社稷臣。昧於禮誼。堅爲夷男求婚。降良人於穹廬。于帝女以蒸報。是徒循婁敬之陋說。而不明望之之遠識也。太宗神武內斷。詔夷男親迎。中道停絕。病死沙磧。於是拔灼殺曳莽。回紇殺拔灼。咄摩支來歸京師。十一姓趨款靈州。帝坐勞之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作。詩勒石。告廟賜醮。其所以功高百王。威行窮海。惟在善聽何方。若羣臣錄錄。狃小信。忘大經。見猶房褚。苟用其言。必爲世笑。趙充國譏凡公卿。班超惡文俗吏。有以哉。

### 唐平西突厥

東突厥之有西突厥也。繇木杆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始也。大邏便不容於攝圖。西走達頭。後被虜國人立。執素特勒子。再傳而及達漫。在隋時頗叛服。分衆爲二。唐高祖武德初。歸命長安。遽聽統葉護所請。縱使者殺之。曲在唐矣。統葉護爲莫賀咄所殺。國人請立泥孰。泥孰不可。迎立咄力。卒殺莫賀咄。忠臣奉君。孝子復仇。兩者無愧。咄力復欲圖泥孰。不仁實甚。既咄力奔。而泥孰立。向背在人。惟義乃附。卽蠻夷猶然。泥孰死。弟同娥設立。統吐屯構叛。部衆復立。欲谷說。西突厥又分爲二國。勢益不支矣。同娥設奔死。努失畢部落立其子薄布居南庭。與欲谷說北庭。無相害也。欲谷說復殺薄布。強大驕倨。諸部請廢之。立莫賀咄子爲乙毗射匱。可汗未

夔阿史那賀魯起并其衆。廬帳最盛。事唐最反覆。欲谷設子頡婁請共擊之。蘇定方等銳師再出。賀魯禽獻。昭陵乃命彌射步真分主西突厥地。亡何步真又說蘇海政殺彌射。嗚呼。戎狄無親。爭雄以力。骨肉相攻。彼所不忌。然言其族類。則皆父子兄弟也。晉室板蕩。禍生八王。梁祚衰絕。兵極六門。同室之鬪。勝則不忍。敗則同盡。夷雖非種。情勢未殊。隋用染干以閒雍虞閭。唐用突利以制頡利。亦突厥之近鑑也。而犬羊愚悖。不知覺悟。是以夷狄攻夷狄。夷狄之失計中國之上策也。